

因为爱上你
作者：默婵

她拥有人人称羨的家世与绘画天分，本应是天之骄女的她却被亲人冷漠以待只因她有双与众不同的冰绿色眼眸！就在她不再渴望关爱时他却闯入封闭的心房对这个外表和善内心却诡谲多变的男人，她不断提醒自己要与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她怕再次打开心门却换来心碎的下场。面对他的柔情与关怀，她只得采取闪躲策略果然天从人愿，失望的他决定不再理会她，这是她希望的结果，为何又会觉得心痛难当好漂亮的一双冰绿色眸子！这个似冰山般冷淡的女人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想知道那双眸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情感，于是说服她来当秘书朝夕相处以便找答案原以为对她只是好奇并无其他意思，却为何对她的冷漠态度而怒气翻腾？既然她不愿接受他的感情，那他也不勉强，但话语犹在耳边回荡一颗心却又向她飞去从她病中呓语得知她并不对他无情后，他发誓这一次再也不会放她走了……

楔子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尾声

经过痛苦而冗长的生产过程，冷黄莉一醒来便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她和丈夫完美的结晶 继紫峻那个完美儿子后的完美女儿。

“冷夫人，你刚生完孩子，身体还很虚，先休息一下吧。”医生略显迟疑的劝道。

“不，我想看看我的女儿，”冷黄莉双眉一蹙，依然坚持着。

医生见劝说无效，只好要护士把小孩抱来。

“可是，医生……”护士接下的话教医生一挥手便逸去。

“别说了，去抱来。”

“是。”护士见状也只好听令行事。

冷黄莉一见到包在毛巾里的孩子，便迫不及待的抱过来。“来，妈咪抱抱呵！”说着她掀开遮住女儿脸孔的毛巾，慈爱的笑容霎时僵在脸上。

这个婴儿竟然有一双冰绿色的眼眸？！

她抬头瞪着医生，“我的女儿呢？你们怎么抱了个外国人的婴儿给我！”

“冷夫人，她就是你的女儿。”医生一脸为难的说。

“不！我的女儿怎么会有一双丑陋的冰绿色眸子，一定是你们调包了！”冷黄莉不敢相信的尖叫。

不可能的！她和明新都是中国人，怎么会生出一个有着冰绿色眼睛的女儿，不可能！

冷黄莉拚命说服自己这是假的，这不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该有一双遗传她水灵眸子的黑眸，是黑眸！而不是这双恶心的眼睛。

“冷夫人，你冷静一点，这样会伤身，也会吓到小孩的。”一旁的护士忍不住劝道。

“你们还我小孩来！”冷黄莉失声大叫，死也不肯相信这个小女婴是她的亲生女儿。

“冷夫人……”

此时，甫张开眼根本看不清这个世界的女娃儿，被这个可怕的声音吓得嚎啕大哭。一时间，整个病房陷入一片混乱。

也开启了女娃儿的一生……

法国

数十盏的镁光灯全围绕在一名戴着墨镜、身材高窈的女子身边。

“HELENA，请你发表一下这次画展成功的感想好吗？”

“HELENA，为什么你脸上的墨镜都不拿下来呢？”

“HELENA，你的画全是风景画，有没有想尝试画人物画呢？”

“冷紫臣小姐，听说你和台湾首富冷家的关系已经闹得很僵，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从头到尾对记者们的发问完全没反应的日本画画家冷紫臣在听到最后一个问题时，终于有了反应。

她隔着墨镜看了那名问话的记者一眼，略低的嗓音透着一股寒意，使得从她口中吐出的流利法语似冷箭般的锐利。“我想，今天这个记者会应该是讨论我的画展吧？假如你们不想知道有关这次画展的事，请离开记者会。”

那名记者执着麦克风僵在当场，再也问不出任何话语。

这场记者会便在一片冷寂中结束。

台湾台北

刺耳的煞车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的刺耳。

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在冷家大宅前停下，后头还跟着好几辆警车。

警车在红色法拉利紧急煞车之际跟着停下，从车上下来多名持枪的警察，他们迅速来到法拉利的车门旁。

“下车！”为首的那名警察喝道。

等了好一会儿，法拉利的车门依然紧闭，那名警察等得不耐烦，伸手敲敲车窗。“下车！”

这次的语气比刚才强硬许多，但驾驶人仍是没有下车，反倒是冷家大宅的灯全数亮了起来，从里头走出一名穿着睡袍的老者。

他将镂空的雕花大门打开，不解的看着门外的警察问：“请问这么晚了，有事吗？”

那名警察认出这是台湾首富冷宇的家，遂上前与老者说道：“我们是来捉拒绝警察临检的，一会儿就走。”

老者闻言点了个头，“请小声一点，我家老爷和……”

他话没说完，红色法拉利突然动了起来，直线加速冲进冷家，挡在它前面的人立刻向两旁退开。

“吱”的一声，法拉利停在冷家的车道前，从车上下来一名身着红色T恤和牛仔裤的女子。这名女子有一头波浪般的披肩长发，随着她甩头的动作而飞扬，她伸手拢拢头发，墨镜后的眸子冷冷地注视着——一见她下车便立刻包围过来的警察们。

“小姐，你因为超速驾驶和拒绝警察临检被捕。”那名警察连忙宣读她的罪名。

谁知老者一见到她，马上诚惶诚恐的迎上来。“紫臣小姐，你回来了。”

冷紫臣，在冷家新生代排行第二，日本画画家兼赛车手，日前才在法国举办一次佳评如潮的画展。

她轻点下头，“我的行李明天会到。”说完，她便转身推开包围她的警察们走进屋里。

“队长，这……”

那名警察举手要属下别再说下去，转头看向老者。“这是冷二小姐的罚单，还有请她明天到警局一趟。”

“是的，谢谢队长通融。”老者连忙道谢，将他们送出门后，立刻回到主屋。

“站住。”冷家大家长冷宇在紫臣走进屋却无视于他，径自上楼时出声唤住她。

紫臣依言停步，但站姿随意的她立即惹来一顿训话。

“你怎么站得像个地痞流氓？一个淑女会这样站吗？还有，我不是说过不准穿着这种随便的衣服到处逛，你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吗？”

紫臣收敛站姿，摘下墨镜，一双冰绿色的眸子随即暴露在灯光下，低沉性感的嗓音缓道：

“爷爷，时候不早了，您该休息了。”

“你……”冷宇会被她气死，这个孙女从小就不受他的管教，完全不像她哥哥紫峻和妹妹紫薇般乖巧。

“站住！”再一次地，他叫住欲转身上楼的孙女。

紫臣再次停步，但这次没有回过头。

“两天后我要你见一个人，这两天你最好找你妹妹将你遗忘的淑女礼仪恶补一下。”

“什么人？”紫臣取出烟和打火机，态度不甚在意的问道。

“你的未婚夫。”说完后，冷宇等着看孙女的表情。

紫臣点烟的动作停了一秒，随即就恢复正常，出乎意料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话，但她也未说任何答允之语便举步上楼。

冷宇皱起眉头，紫臣在想什么他从没摸透，她从小就跟他们不亲，不过这也是他们造成的。他却出乎自己意料的喜欢这个叛逆的孙女，但是他年纪大了，一旦他死了，她被其他人排挤是意料中的事，希望他为她找的未婚夫可以保护她。

紫臣一回到房间便将自己抛到床上，吸着烟，目光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天花板，直到一声小小的敲门声响起，她才坐起身，捻熄烟，拨了下头发，“进来。”

门缓缓的推开，一个身着紫衣的飘逸美人轻步走进房里。“姊姊，回来了？”

“不然在你眼前的是分身吗？”紫臣拍拍身旁的空位，要她坐下。

冷紫薇坐到她身边。“法国好玩吗？”

“我是去开画展，你以为是去观光吗？”紫臣轻声回道，低沉的嗓音透着不易察觉的讽意。

紫薇笑了笑，年方二十的她是师大美术系的学生，学的是西画，成绩顶尖，已是一名学生画家。

“对哦，我忘了姊姊是日本画家，我老是以为你跟我一样也是学西画的。”

紫臣不以为意的笑笑，她早对这种明褒暗贬的话免疫。“这么晚怎么还不睡？”

“我在等姊姊，因为爷爷说你今晚回来，他要我教你一些礼仪免得出去丢我们冷家的脸。”紫薇状似天真的微笑说道。“我听爷爷说，你的未婚夫是个驰名国际的律师，人长得又高又帅。”

“哦？”紫臣斜睨了妹妹一眼，身子往后倒在床上，目光再次盯着天花板上的花纹。

“姊姊，你真好，爷爷亲自为你挑夫婿呢！”紫薇甜美的声音中透着妒意。她不懂，为什么紫臣会是冷家的一分子，依她那些行为早可以将她逐出家门，反正她跟他们又没有多少感情，对其他的冷家人来说，紫臣就像个陌生人。

可是爷爷却坚持留着她。

她讨厌紫臣，非常讨厌，不只是因为她得到爷爷重视，还有她的画根本比不上她的，为什么她会比她早扬名国际？

“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好运的，不是吗？”紫臣双手枕在头下，眸子若有所思的瞟了她妹妹一眼。

紫薇甜美的笑容差点扭曲，但她硬是维持嘴角的上扬。“时间不早了，姊姊，你早些睡，明天一早还得起床用早餐呢！”

冷家的早餐规定只要在家的人全部都得到齐。

紫臣没有回话，紫薇瞥瞥唇角，不屑的扭头离去。

在紫臣二十七年的岁月里，前十年她是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寄宿学校中行走，直到十二岁时，她以天才之姿夺得一项国际画展的大奖，她才被接回台湾和家人同住，但过没多久，她就选择日本一间美术学校就读，这一读就是另一个十年，直到她拿到硕士学位后，她才再度踏上台湾这块土地。

她非常清楚为何从小就不跟家人住在一起 因为她那双眸子。

因为那双冰绿色眸子，母亲被误以为红杏出墙，后来才知道以前冷家曾出现过这样的眸子，所以她是隔代遗传。但她从此被隔绝在祖父、凡事追求完美的母亲和父亲的心门外，唯一不排斥她的哥哥，也因留学的关系而无法时时刻刻和她在一起，因此她从小就在一个又一个的寄宿学校中长大。

等她回来台湾时，发现自己多了个妹妹，而当她看见妹妹、哥哥和爸妈站在一起时，她只觉自己是阔人别人家里的陌生人。

这个事实打倒了紫臣，家人的不认同让她同样对他们产生一种隔离感，是以，她选择移民美国。现为美国公民的她，偶尔还是会回到冷家提醒他们她的存在，这算不算是一种变相的报复？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抽烟、喝酒，超速驾驶这些在他们眼中是放纵的行为，使冷家人将她视为耻辱。

紫臣笑了笑，再度点燃一根烟，但这次只是看着它的白烟往上升至虚无。她记得以前在日本的美术学校里，艺术回廊上长年挂着一幅蓝色的画。

那幅画可说完全没有笔法，一片混乱，初次见到那幅画时，她一点也不喜欢，直觉这么乱而杂的画，校长怎么会拿它当宝？把它慎重的框起来不说，还将它放在艺术回廊那只有杰出校友及学生方可以挂的地方。

而且，其他的画都会在摆放一段时间后换掉，就只有这幅画——这幅不知画者为何人，也不知在画什么，就只有一片蓝色的画未曾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拿下。

当时在国际画坛已有知名度，且是美术学校创校以来给予最高评价的学生的她，十分瞧不起这幅画，并在心中立誓要将这幅画从它的位置上拉下来，所以她四处打听，想知道画这幅画的是哪位“杰出”校友，但得到的答案始终不一致。

总而言之，没有人清楚知道这幅画的来历，唯一清楚的只有校长。听说这幅画是他十五年前从美国带回来的，除此之外，什么内幕也不清楚。

有一天，校长召她去见他，那时他就站在回廊欣赏着那幅画。

“校长，您找我？”她走上前，在他身旁站定，目光同样望向那幅画。

“紫臣，听说你在打听这幅画。”校长以他一贯老成稳重的声音缓道。

闻言，她有种小孩做错事让人逮着的感觉，她略微赧然的点点头，“嗯。”

“这幅画叫作‘蓝’。”校长微笑的说。

我想也是。紫臣暗忖。

“其实它只是‘蓝’的一小部分。”校长接着说下去。

“嘎？”她不解的低叫出声。这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少年送给我的。”说着校长突然叹了口气，“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那个少年引进画坛。”

“校……校长？”紫臣心中有种不安的感觉浮现，不晓得一向和蔼亲切的校长今天是怎么了，为何会说出如此奇怪的话？

“紫臣，别担心，校长没事。”校长看出她的心思，笑着安抚她。“人老了，总是喜欢回忆过往，加上你对‘蓝’这么有兴趣，我才会忍不住侃侃而谈的。”

如果校长知道我很讨厌这幅画，不知道会怎么样？她在心底咕啾着。

“十五年前，我去美国参加一个画展时遇见了那个少年。”

校长眼中出现回忆的光芒，紫臣在一旁兴趣的不出声，虽然对校长的往事不怎么有兴趣，但为了听到这幅画的缘由她也只有忍受。

“那个少年是在街上混的。”

“嘎？！”她讶然低叫。

“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好和他的同伴在跟人打架，由于他们两个的身手太好，所以我驻足看了下。突然，我看到不远处掉了一本素描本，随即心疼的捡起来翻看，发觉那素描本里画的全是蓝色，每一张都是，我头一次看到有人对蓝色这么执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生动的蓝色，我很感动，不由得想知道是谁画的。”

“然后，那个少年出现了，他指指我手中的素描本，眼神平和，但我就是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颤，将素描本递给他，他和他的同伴转身使走，我在情急之下连忙叫住他，为了想知道更多，我将饭店的名片给他，叫他一定要来找我。我知道我这么做很笨，可是没想到，就在我要离开的那一天，他来了，而且穿得完全不像是个混混，他的同伴也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大哥。他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

校长说着露出笑容，她头一次看到校长这一面，心中不禁对那个少年多了分好奇。

“结果，还是他大哥问我是不是那个从日本来的画家，我才有台阶下。我问那个少年有关那些画的事，那个少年说那只是无聊时的排遣。我想收他做学生，他却说没兴趣，我不放弃的劝说，最后仍是没能成功，不过，他说既然我这么欣赏他随手画的‘蓝’，他要我选一张作为我欣赏他的谢礼，其实我是全部都想要的，但最后我选了这张。”校长指指挂在墙上的

“蓝”，转头看着她说：“你明白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紫臣老实的摇摇头，她就是不明白才觉得它不应该摆在这儿。

校长笑了。“你会明白的。”说完，他将“蓝”取下，交到她手上。“它是你的了。”

“校长？！”她捧着“蓝”，不知所措的站在那儿。

“画是需要有人欣赏才有价值，我相信依你的才气与聪颖，一定会明瞭它内蕴的思维。”校长这么说着，而她也只好将它收下。

隔天，原本摆着“蓝”的地方被她的画取代，可是她一点也不高兴。

三个月后，校长以八十七岁的高龄去世，他送她的这幅“蓝”，成为她在回忆这位长者时的最佳物品。

过了几年，她才猛然发觉为何校长会将“蓝”视为珍宝的原因。

它的蓝色看似只是为了填满画纸而随意的画上去，但仔细一看才明白，这些蓝色可以构成一幅画——一个像是刚让雨洗过的天空，如此透明，如此宁静，如此吸引人；画法或许像是游戏般，但不可讳言的，它的确捉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种说不出的感觉让她明了这幅画的价值在何处，有着优闲，有着镇定心情的平静……这种复杂的蓝，每看一次，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蓝”，她画不出来，她画不出这么坦率多变的作品，她喜爱它，将它视若珍宝，并最终明白它是多么无价的一幅画。在她无依的时候，这幅画伴她走过，它对她而言，是比家人还亲的。

此时，紫臣自回忆里抽身，日光望向窗外，一片暗蓝正占据着天空，她低下头望着刚刚取出来，置于腿上的“蓝”，安适的合上眼。

朦胧中，她似乎听到了“蓝”的声音……想到她的未婚夫……

未婚夫！紫臣冷冷地弯起唇角，不久，那个笑容扭曲，他们受不了她了吗？

她做的一切他们没有用心看，他们没有感受到她的呐喊，她在渴求他们一丝的亲情，一丝就好。她努力了这么久，他们都没发现……

她的呐喊太小声了，没有人听见，看来该是放弃的时候了。

那么，她就算是那样做，他们也不会过于惊愕。

美国纽约

【本报讯】国际名律师ROGER·洪的未婚妻——台湾首富宇·冷的孙女HELENA·冷于日前与ROGER·洪同游纽约时失踪……

【本报讯】HELENA·冷为知名的日本画家，日前与其未婚夫名律师ROGER·洪同游纽约时失踪，疑似遭到ROGER·洪的敌人所绑架……

【本报讯】台湾首富冷明新宣称不惜一切财产只为救回他的女儿冷紫臣，洪涛更是痛斥绑架冷紫臣的歹徒，并透过媒体喊话：放了紫臣，她是我的一切……

纽约街头一如往常的拥塞，紫臣身着红色套头毛衣、牛仔裤、短靴，外套一件黑色大衣，一头黑亮长发披散着，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墨镜遮住她的容貌，唯一清晰可见的是她性感红唇上扬的弧度——一个显而易见的嘲弄笑意——站在垃圾桶前面看着报纸。

她低首凝视着报纸半晌，手突然一松，它便落入垃圾桶的怀抱，跟着她转身，头也不回的走入人群里，而在垃圾桶里的报纸斗大的标题写着——

台湾首富DAVID·冷之孙女HELENA·冷疑似遭人绑架

紫臣走进间一家人声鼎沸的PUB里。

她的出现为原本吵闹的PUB带来短暂的安静，但过没多久，随即恢复原有的喧嚣，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因为她的出现而对她指指点点的。

紫臣对于PUB里的嘈杂不感一丝兴趣，直接坐上吧台前的座椅，正好与另一名留着半长不短，发丝顺着头型服帖地覆于颈子，身着浅蓝色套装的女子，和一名身着铁灰色西装，貌似女子，头发全往后梳绑成马尾的男子比邻而坐。当她一坐到这两个与PUB同样格格不入的人旁边时，其它人的指点便全收了回去。

站在那对男女面前的酒保看着紫臣，面带笑意的问：“喝点什么？”

“马丁尼。”

“马上来。”酒保朝紫臣笑了笑，但紫臣面无表情冷漠以对。

此时，坐在她身旁的那名女子对着酒保说：“老三，没想到你酒调得这么好，真是看不出来。”说完，她还拍拍坐在身边的那名男子。

紫臣因为她说的是中文而瞄了她一眼，正巧见那俊美似女子的男子对那女子露出一抹浅笑。

风清扬熟练的调着酒，他闻言挑眉笑道：“怎么，这么称赞我，打算舍力凯而就我吗？”

游晴砚很不给面子的冷嗤一声，然后挽着丈夫风力凯的手，甜笑道：“请看看我老公的样貌才华性格，再看一下你自个儿的样貌才华性格，你哪一样比得上力凯？说样貌没我老公俊美，说才华也只有那么一丁点辩才可以跟我老公比一下，说性格也没我老公温柔善良。你说，你有哪一点值得我弃力凯就你啊？”

“喂，力凯，你是打哪找来这么一个得理不饶人的小妞来当老婆啊？”清扬啼笑皆非的转向小弟问道，并将手中调好的马丁尼送到紫臣面前。“小姐，你的马丁尼。”

紫臣拿起杯子摇晃着，一边不动声色的听着他们谈话，抬头环顾四周，发现PUB里的人都不想，或者说不敢接近这里。她收回目光，转而打量他们三人，发觉他们三个都有种不属于这里的气息，同时也有种不是好惹的感觉。

那个叫力凯的男人虽然外表冷淡，但从他对妻子的一些小动作来看，不难看出他其实是个热情的人，而那个酒保……紫臣发现自己的视线胶着在他身上收不回来。

酒保有一双漾着和善的黑瞳，头发略长，全往后梳并用发油固定住，不过仍有几缕不听话的落在他额前。他的头发是浅栗色，不知是染的或是自然的，看起来没有东方人染发的怪异感，反而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他的容貌跟那个像女人的男子有点神似。

他是一个很好的画材。紫臣登时愣住了，她头一次找到自己认为是好画材的人。

如果用画来形容，他可以说是跟她所擅长的日本画是一致的，呈现的画面淡雅柔和，但它的制作又非常费事，恰似他并未表现出来的……

她微弯起唇角，想到哪儿去了？她可不是来这里分析一个酒保或者是酒客的性格，更不是来这儿找绘画题材，而是来喝一杯的，但她的耳朵却不由自主的拉长听着他们的对话。

“澳洲雪梨麦夸里大学前往地质学科大楼的必经小径，你只要在池塘边等着人家从树而降，顺手接住她便行。”力凯面无表情的说完，拿张纸板盖着杯子，拿起来再用力往桌上一放，然后在口中放片柠檬，再喝下那已经起泡的龙舌兰酒。

他的话惹来晴砚的一记暗拐，但力凯巧妙地扶住她的手肘托住，让晴砚心有不甘的收回手肘喝她的长岛冰茶。

“唉，晴砚，如果你想在手身上胜过我们几个兄弟姊妹的话，再去修个几年都不够。”清扬虽然没瞧见力凯和晴砚的小动作，但也猜着个八成，晴砚一天到晚想用力凯教她的防身术撂倒丈夫，只是从未成功过。“不过呢，像小嫂子那么柔弱的女子都可以用你那招暗拐教老大的言行收敛一点，可见咱们老大多么疼惜小嫂子啊！”清扬唯恐天下不乱，意有所指的说。

偏偏晴砚才不上当。“你又在挑拨我们夫妇俩的感情了，你是不想吃力凯煮的东西了对不对？还是因为你是咱们院里最后两个单身汉之一，才心理不平衡的老是要破坏我们的感情？”

“对，你说得对极了，我就是心理不平衡，你又能拿我怎么样？”清扬似真似假的说，一边为另外一位客人送上伏特加。“打我啊！”

晴砚闻言果真出手打清扬，但清扬灵活的退后一步，正好闪过晴砚的巴掌。倒是晴砚差点“挂”在吧台上，幸好力凯及时搀住她的腰往后再一拉，她整个人才安稳的坐回椅上。

“哇！你还真打！”清扬怪叫道，而且她的手劲还不小。

“有人要求你打他，你会不把握机会打吗？”晴砚自认是个很好心、很随和的人，

既然别人都这么要求了，她绝对不会拒绝的。

紫臣闻言不禁露出一抹微笑，他们的感情真好。

清扬察觉到紫臣的笑意，只是朝她微颌首，紫臣连忙收起笑容，像做坏事让人发现一般。

清扬见状，不着痕迹的打量紫臣，视线陡地落到今天的报纸上，笑问：“还要点什么吗？”

“再一杯马丁尼。”紫臣将杯中的酒饮尽，为清扬的善体人意而回他一个笑容。

“马上来。”话声方落，清扬耳尖的听到一声异于平常的吵闹声，他机警的环视整间PUB，然后目光定在某一个骚动的角落，再瞄瞄一旁跃跃欲试的保镖们，心中暗叹：CECILY总是忙得忘了筛选保镖的品质。

果然，过没多久，那原本只在角落的骚动一下子便蔓延到整间PUB，力凯立刻拉过晴砚入怀。

晴砚一离开，她的座位上立即递进了一个“新人”，她习以为常的将那个已经不省人事的人踢下座位，口里喃喃道：“CECILY的PUB就这点不好，每次来都会遇到打架事件……”

紫臣还没听完晴砚的抱怨，身子倏地腾空，她尚未来得及挣扎，转瞬间她人已坐上吧台，而她原来坐的位子此刻有两个人在扭打着。

不到一分钟，那两个人又转移阵地，她微皱眉望着已陷入混乱的PUB，后知后觉的发现腰

侧贴着一双手，她转头往后望去，发觉是那个酒保。

清扬朝她微笑了下，紫臣盯着他微愣出神，好温和的笑容，这个念头甫浮现叶脑海，下一瞬间，她又像只小猫般被举起来，再次落地时，她人已站在吧台内，而她刚刚坐的地方则布满了碎酒瓶的残屑。

而在这慌乱之中，紫臣的墨镜滑落。

细而浓黑的眉，髻长的睫毛，挺直小巧的鼻尖，红艳的唇瓣，白皙的肌肤透着抹微红，而最特殊的是她那双眼睛……

清扬、力凯和晴砚都清楚的看见她的眼睛是冰绿色的，一双冰绿色的眼睛！晴砚不假思索的拿起随身带的相机拍下她的容貌，还有几张眼睛的特写镜头。

紫臣从慌乱之中惊醒，看见晴砚拿着相机拍她，在看清他们三人的表情后，她镇静的戴回墨镜，推开清扬，越过打得如火如荼的战场，冲出PUB。

清扬着实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竟然有东方人的眼睛是那种似冰般澄透的冰绿色？不过有对专精遗传工程的科学家父母，他深信这是由于基因的关系。

他以为除了皓轩那双因为身为混血儿的紫眸和雷那双隔代遗传的特殊金眸外，没有人的眼睛会比他们俩还特殊。

但那双冰绿色的眸子，好美！

不过再美也没用，人都跑了！清扬定下心绪，释怀地笑了笑。

“好漂亮的眼睛，我要是也有那一双漂亮的眸子，不知道有多好玩。”晴砚欣羡的说。

“去配一副隐形眼镜不就得了。”力凯就算讶异，也不会讶异太久，没两三秒，他又是一张冷淡脸孔。

“人工的总比不上天生的来得好。”晴砚一看就知道那双眼睛是天生的，而非隐形眼镜造成的效果。她晃晃手中的相机，高兴的笑道：“幸好我动作够快把她拍了下来，这下子我的相本又多了一号美女。”

“晴砚，她的照片加洗一张给我。”清扬破天荒的要求，让这对夫妻脸上的表情比刚才看见紫臣的眼睛时更加惊讶。

在清扬玩世不恭，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外表下，他们很了解清扬对女性其实是相当冷感的，但这会儿他竟然……

清扬挑眉看着他们的表情，补充道：“那女的很符合我理想中的女性。”

尤其是她那冷冷的气息，让他有种想深入探索的好奇。

“噢。”晴砚和力凯动作一致的点点头，但目光泛着怀疑的看着他。

“清扬的理想女性一出现，我们这些女人可要伤心了。”PUB的老板CECILY不理睬店内的混乱，直接走到吧台内。

“你的PUB快被那些人拆了。”清扬指指那群打成一团的人，语气淡然的说。

“反正也该整修了，费用再叫他们这些人出就行，我也乐得省一笔整修费。”CECILY不在意的瞥了一眼，注意力仍是集中在清扬身上，语带嘲弄道：“可怜，在风人院只剩下你和星衍还是单身的时候……”

言下之意，大有看好戏的味道。

“那又如何？”清扬无所谓耸耸肩，“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有多大，相信不用我多费唇舌解释，依你们的聪明才智都应该了解才对。”

CECILY和晴砚对望一眼，晴砚点点头笑了，力凯亦微扬唇角。

他拉拉晴砚。“该走了。”

“等我一下。”清扬扯下领结，跑进更衣室，不一会儿，他身着西装，戴着眼镜出来，追上等在门口的力凯和晴砚。

CECILY目送他们的身影隐没在门外，这才转向已经打得差不多的一群人，大声吼道：“凡是敢在我店里打架的人，明天开始来我店里当装修工人。”

“……因此，你并没有真正看见那名抢劫之人的长相，对不对？”

“可是我看到他的”

“欧文先生，请回答对或不对。”

“对，可是我有”

“很好，你没有真正看见抢劫之人的长相，又怎能轻易断定我的当事人就是抢劫犯呢？”

“他的背影跟那个抢劫犯很像。”

“欧文先生，请容许我提醒你抢劫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十二点，地点是没有路灯的暗巷。在四周都是一片黑暗的情况下，你能分辨得出那个背影就是我的当事人吗？”

“不……不行。”

“欧文先生，你现在可以很肯定的说，我的当事人就是你在案发当晚所见的抢劫犯吗？”

“抗议，庭上，辩方律师有引导证人入陷阱的倾向！”

“抗议有效。辩方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词。”

“抱歉，我修正我的言词。欧文先生，假如现在让你在黑暗中再看一次抢劫犯的背影，你能够很正确的指认出他吗？”

“抗议，庭上，辩方律师试图诱导证人！”

“庭上，我只是假设，相信陪审员们有能力判断的。”

“抗议无效。控方律师，你当陪审员都是只听一面之词的笨蛋吗？辩方律师，你可以继续。”

“欧文先生，请回答我的问题。”

“不……不能。”

此话一出，法庭上的人一阵哗然，连陪审团的人也开始交头接耳的讨论。

“肃静。”法官敲敲锤子，待法庭再次安静下来时，他转头看着辩方律师问：“风律师，你还有问题要问证人吗？”

“我没问题了。”

“控方律师，你还有问题要问证人吗？”

“庭上，没有。”

“双方律师交叉询问完结，下午一时再审，退庭！”

所有在法庭内的人立刻起立，等陪审员们和法官相继退席时，原告律师艾德·里斯前来辩方律师席上，朝清扬伸出手。

“风律师，恭喜你，又是一场胜仗。”

“你太夸奖了，法官还没宣判呢。”身着深色西装的清扬朝他点头微笑道，推了下无框的眼镜，并没有回握艾德·里斯的手，低下头径自整理着文件。

他身旁有个身着卡其色西装、棕发绿眸的年轻男子，手里捧着一堆资料夹，等着清扬。

“不好意思，我要跟我的助手去用餐了。”清扬整理完东西，朝艾德·里斯挥下手便和那名年轻男子离开。

“艾德·里斯那种人你跟他那么客气做什么？”杰瑞·派克啃着潜水艇三明治，口齿不清的问着坐在一旁的清扬。

闻言，清扬笑着回道：“人啊！表面功夫要做得好，不论我们心里有多讨厌这个人，遇见的时候还是要维持基本的笑脸，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技巧，要是你爱恨分明，很快就会被排挤在圈子外，到时候你想要有什么作为都是空谈。所以，做律师的要笑口常开、态度亲切，这样”

“这样才会有笨蛋自己送上门，对吧？”杰瑞没好气的接下他的话。

“什么笨蛋，是客户。”清扬纠正道，神情有着轻松的笑意。

“对，也只有这样，那些客户才会对你办公室的杂乱视而不见。”说到这儿，杰瑞不禁埋怨了起来，“我才一个月没去你那儿，先前帮你整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办公室，马上变成猪窝，你未免太会丢东西了吧？你怎么不找个秘书呢？”

“我试过啊！可是每一个都做不久，于是我干脆不找秘书来得清闲。”清扬耸耸肩，不甚在意有没有秘书。

反正电话有总机会过滤，文件有小妹会送交，这个属于秘书的工作有人会做就好了，他也懒得再去请秘书。更何况请一个秘书还得担心她会不会因为几封黑函和恐吓电话就吓到，再不就是担心她会不会被挟持，他才不会为自己招揽这种苦差事。

“不行，你一定要找个秘书，我可不想每次去都要替你收拾那一堆杂乱！”杰瑞抗议道。

“怪了，我又没有要你帮我收拾，我面对那堆杂乱那么久早习惯了。”清扬摊摊手，好似那是杰瑞的事，关他什么事。

“清扬，我要告诉力凯大哥你欺负我！”杰瑞不得不使出杀手锏。

“我不请秘书跟欺负你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请你一定要替我收拾啊！是你自己受不了才动手整理的耶！”清扬似笑非笑的辩解，“法律没规定律师的办公室一定要保持清洁，外带要喷香水吧？”

“那好歹你也整理一下啊！一团脏乱哪像个名律师办公室，你是不怕把客户吓跑喝西北风，就尽量保持原状好了。”杰瑞摇头叹气道。清扬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实在看不出他会是刚刚那个在法庭上做出完美诘问的风清扬。

“这个问题我想没必要再谈下去。”清扬突然一脸正经的望着杰瑞，看得杰瑞浑身不自在。

“为……为什么？”杰瑞故作镇定的问。

“难道你不晓得我的心意吗？”清扬眸子一黯，反问道。

“什……什么心意？”杰瑞脑中警铃大作，试图提醒自己清扬很会作戏，但是……

清扬突然一把握住杰瑞的手，吓得杰瑞身体僵硬，双眼紧盯着清扬做不出任何反应。

“我的秘书空位是留给你的，我一直在等你长大，你知道吗？”清扬流利的说着只有在爱情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对话，听得杰瑞全身起了一阵寒颤。

“什……什么……”杰瑞脸色陡地刷白，难……难不成清扬他……

清扬露出一抹抑郁的笑意，“我一直将对你的情意藏在心中，那个秘书的空位一直空着就是为了有一天”

“清扬，你别开玩笑，我……我才不会上当……”杰瑞隐去话尾，因为清扬那张俊容露出受伤的表情。“你别这样……呢……虽然我们当不了情人，可是我们依然是哥儿们。你知道的……我……我一直很崇拜你……”

杰瑞涨红着脸，期期艾艾的想说些委婉的话，以期不伤害清扬又能保全两人的友谊，但这一切在他见着清扬饶富兴味的眼神时全消失无踪了。

“杰瑞，我不知道你这么崇拜我耶！”清扬含笑道，并像个大哥哥般摸摸他的头。

杰瑞恼怒的打掉他的手，气愤难当的低吼道：“风清扬，你捉弄我！”

“哈！”清扬无辜的摊开手，耸耸肩，一副标准的装傻动作。

无视于羞愤交加的杰瑞，他招来侍者付了帐，眼镜后的眸子精光一闪，“该走了，刚好，我看到一群人也跟我们一起起身要离开呢！”淡淡一句话便让杰瑞完全抛下被清扬捉弄的气愤。

杰瑞闻言马上跟着起身，两人一同坐上清扬的黑色法拉利。清扬一上车便将法拉利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很快甩掉那些打从他们一出法院便开始跟踪的家伙，当他们安然抵达法院时，在法拉利后头曳着两条长长的焦痕。

“杰瑞，咱们下车吧。”清扬气定神闲的笑唤着从座椅上滑到座椅下的杰瑞。

杰瑞没有反应，久久，他才惊魂未定的坐回椅子上，一手捂在心脏处，觉得自己刚才像在玩自由落体的游戏。

清扬将手搁在椅背上，望着杰瑞猛拍胸口的样子，不由得笑道：“安逸日子过太久了。”

“刺激的生活也不是这种过法啊！”杰瑞虚软的挥挥手，“我觉得你还是别请秘书比较好。”

“哦？为什么？”清扬故作讶异的问，一副他已经接受劝告准备去请个秘书的模样。

“依你那种开车的速度，只怕你请的秘书没心脏病也会被吓出心脏病。”杰瑞举起双手投降，承认他劝清扬请秘书是一件很蠢的事。

闻言，清扬只是轻笑几声。

杰瑞看着他的笑容，突然有种清扬全身变透明的感觉，他摇摇头，将脑中这种荒谬的感觉甩掉。

清扬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提着公文包示意他一同下车。

他在进法院前转身看了下天空，微眯起眼躲避阳光的照射。

天空好蓝……

清扬脑中不经意闪过那天在PUB遇上的那张冷淡中藏有脆弱的容颜，别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就是感觉得到。

凌紫臣从购物中心走出来，觉得最近天气挺多变的，早上和下午还有些热，晚上的气温就

降到需要穿风衣的地步。

哼！紫臣在心里冷哼一声，她没事去关心什么天气，她的荷包被人冻结才是现在该担心的事。

咦？紫臣停下脚步，感觉身后好象有人在跟踪。

她试探性的加快脚步，然后又放慢，后头的脚步声果然也是先快后慢，她不禁轻笑一声，她故意刷信用卡果然将他们引来了，效率不错。

她是否该相信父母亲已经开始关心她了呢？紫臣冷冷一笑 为自己的异想天开而笑 如果他们以为她会乖乖就擒就太小看她了。

紫臣皱起眉，轻叹口气，然后出其不意的拔腿就跑。在后头跟踪她的人见她突然跑了起来，也跟着追上去。

不知跑了多远，最后让紫臣停下脚步的原因是她闯入百老汇旁的那一条街 毒贩和吸毒者的天堂 并撞进正在巷道中大演“动作片”的人群中。

更可怕的是，紫臣撞进的不只是人群里，还是其中一人的怀里。

“哇！跟人打架除了能活动筋骨外，竟也能享受美人入怀的滋味，真是一举两得啊！”

紫臣听到一个带着戏谑的嗓音在她头顶响起，而声音的主人也正是搁在她腰上的手的主人。

“放开我！”紫臣激烈的挣扎，但那人紧环着她的腰，并带着她“翩翩起舞”来了。

那些追着她而来的人本想跟着加入战圈，但一见着这群人个个身手不凡，自己加入只有挨打的份，他们只是拿人钱财，没必要牺牲性命。是以，他们有共识的退出战圈。

“想活命就别动。”清扬制住怀中扭动不已的女子，一边利落的应付前来找碴的人。

紫臣突然觉得这个声音好熟，但她没时间细想。“你放开我，我还能帮你。”

“哦？”清扬充斥着笑意的声音听在紫臣耳里十分的不悦耳。

她不想让这个男人看扁，在他怀里一个转身，背靠着他的胸膛，以他的身体当支撑，抬起双腿踢倒另一个正伺机接近他们俩的人。

清扬以单手格开其中一人的攻击，望见紫臣的身手，低头给她一个笑容。

这一低头，他们不禁微愣了一下子，只是情势不容许他们多发呆，因此，他们有志一同的打退那些人，冲出那条街，这才有时间对彼此的重逢做反应。

清扬率先由讶然中回过神，他露齿一笑，“嗨！美人，我们又见面了。”

紫臣下意识的想遮住自己的眼睛，但她及时想到他早已看过自己的眼时，立刻放下举起的手，以免因这个愚蠢的举动让清扬看笑话。

“你认错人了。”紫臣冷冷的推开他，找出墨镜戴上，突然发现身着米白色古奇西装的他，右手臂上划了一道口子，鲜血正缓缓的渗出。

清扬对她略显不善的态度不以为意的笑道：“就算我认错人，看在我为了你受了伤的份上，也该替我包扎一下吧？”

“谁教你死捉着我不放。”紫臣没有同情心的理理衣服。

“那也是因为你这个大美人对我投怀送抱啊！”清扬出其不意的拉着她往一旁躲去。

“干什么？”紫臣用力挥开他的手，没有意外的看见他右臂的伤口血流得更快。

清扬一脸无辜的摊开手，“我想你不会愿意让警察先生们带到警局侦讯吧？”

紫臣这才看见有好几辆警车往那条街驶去。

她抬头看了清扬一眼，“跟我来吧！”说完，她冷漠的转身，也不管清扬是否有跟上。

清扬唇角微扬，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紫臣，他望着快没入人群里的身影，快步跟了上去。

“自便。”紫臣一进屋便脱下风衣，露出里头穿的红色薄罩衫和蓝色牛仔裤。

清扬跟在她身后进屋，黑眸随意浏览了下室内，一出玄关便是客厅，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窗户，离窗户约莫五步的地方有一组老旧的沙发，由它斑驳的颜色看来，年代久远。屋里并没有电视、电话，整间房子并不凌乱，但是有种主人并非打算长住的感觉，所以没什么人气。

客厅右侧有一张餐桌和两张椅子，不过桌上没有东西。厨房就在那张桌子再往右一点的隔间里头，而在客厅左侧有一扇门，大概是她的房间吧。

他坐在沙发上，脱下西装外套和衬衫，露出健美的上半身。

紫臣拿着医药箱出来，一见他裸着上身不由得一愣。

“我受伤的地方是手臂，有必要脱衣服。”清扬看见她的表情，笑着解释。“放心，我绝无恶意诱惑的意思。”

紫臣迅速恢复正常，不发一语的替他处理伤口。

“你怎么会闯进那条街的？”望着她的头顶，清扬状似漫不经心的问。

“不关你的事。”紫臣皱眉回道。他未免管太多了吧？她粗鲁的清洗着伤口，没听见预期中的哀叫。

“你是害我受伤的罪魁祸首，于情于理我都该知道理由吧。”清扬经笑，对紫臣报复性的举动不以为意。

“我说过了，是你自己抱着我不放的。”紫臣抬首，那双冰绿色的眸子冷瞪着清扬。

清扬瞧出她不耐烦的神色。“那是因为你突然闯进我怀里，我不抱着你，难不成要一起跌倒？”

“你……”紫臣为之语塞，的确是她撞到他。

“所以你有必要告诉我理由。”清扬理所当然的下了结论。

紫臣沉默不语，将他的手臂包扎好，然后挑了个离他最远的位子坐下，掏烟点烟，完全无视于清扬在场，好似自她替他包扎好伤口后，他就自动消失似的。

清扬唇角扬起一抹微笑，清了清喉咙，轻声道：“冷紫臣，英文名HELENA，台湾首富冷氏王朝新生代中排行老二，不过已经到移民美国。今年二十七岁，日本画画家，赛车手，个性冷僻叛逆，被视为冷家的耻辱，两个星期前与未婚夫同游纽约惊传被绑架”

“够了！”紫臣大吼，她震驚得连烟都快掉了。

这个男人是怎么查出她身分的？她和他才第二次见面不是吗？先前他们未曾交谈，他怎么能将她的资料查得一清二楚？

“你怎么知道？”紫臣原本就低的嗓音更为低冷。

“有门道什么都查得到，冷小姐。”清扬一副这没什么的欠揍样。

其实有关紫臣的资料是晴砚将相片洗好后一起丢给他的，说什么既然她是他理想中的女性，就该对人家有所了解。当时他基于好奇的翻了个底朝天，才说了这些，紫臣就脸色大变，看来她很在意别人提到她和冷家的关系。

紫臣眯起眸子，打量着清扬，倏地起身拉开门，屋外的冷空气立即入侵。“滚！”

“你太无情了吧？好歹我也救了你。”清扬慢条斯理的将右腿叠到左腿上，手肘搭在扶手上，双手交握，似笑非笑的望着紫臣冷然的面容与结冻的冰眸。

“不管你是谁，现在就给我滚。”紫臣有种想杀人的冲动。连一个萍水相逢的人都知晓她的身分，看来纽约一定是和她犯冲，不然就是她逃跑的时候忘了挑个好日子，甚或忘了看看那天是不是十三号星期五。

清扬缓露出一个妖异的笑容，语气轻柔的说：“我不想走。”

若在以前，清扬会接受她的逐客令离开的，但最近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以往藏在他开朗笑容下的一些负面情绪有显现的趋势。

紫臣再次愣了愣，这个人……她有说不出来的感觉，但嗅到了一丝跟她一样的冷僻气息。

她冰绿色的眸子盯着清扬的笑脸良久，放弃似的合上门。

“随你。”她不想管他了，反正真要动起手来，吃亏的不一定是她。

清扬打量的目光一直未曾开她，“你为什么要逃婚？”

“那是我的事。”紫臣以一贯的冷言回答。

“你为什么要逃婚？”清扬再问一次。

“那是我的事。”紫臣的答案也没改。

清扬不放弃的再问，像是在和她玩比耐力的游戏似的，不得到答案不死心。

而紫臣也不是普通的有耐心，他问了十几次同一个问题，她也回答了十几次同样的答案，连语气也没有改变。

最后，他们俩的眸光相接，紧绷的气氛在互视中化解。

“你是谁？”紫臣直截了当的问，不想拐弯抹角。

“风清扬，律师。”清扬明显的看见在他说出自己的职业时，她眼中闪过的厌恶。

“律师？”紫臣冷哼一声，重新点燃一根烟，轻吸口再吐出烟雾。

“如假包换。”清扬微笑道。

“看不出来。”看他的身手和不经意流露的阴冷气息，她还以为他是某个帮派的老大。

“我想，我应该不必拿我的律师执照让你看吧？”清扬挑眉轻问。

紫臣斜睨他一眼，不想说话。

清扬起身面对窗户，发现有好几名黑衣人守在楼下。“什么时候了，还有人玩角色扮演玩到街上来了。”他顿了顿，心知接下来的话会让紫臣坐立不安。“而且扮的还是很像M I B中的角色。”

闻言，紫臣果然不安的移动了下，她起身来到窗口，但清扬挡住她的视线。

“你探头出去不就让他们知道你住哪一楼了。”清扬笑着望进她那双百看不厌的美眸。

紫臣颌首，不得不承认他是真的。

“怎么，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追来？”清扬背靠着窗棂问。

“不，我是故意的。”紫臣轻扬起唇角，“我只是想看看他们对我是不是真如报纸上所写的样子而已。”

“为什么逃婚？”清扬又问了一次，黑色的眸子像无垠的夜空。

紫臣又燃起根烟，不过这次没有抽，凝视着白色烟雾的冰绿色眸子仿若蒙上一层雾。“自由的代价是很高的。”

清扬偏头凝望着她，习惯性的将落到前额的浅栗色发往后拨，“哦？”

听出他语气里的不以为然，紫臣轻扬一眉，“我没必要跟你多做解释。”

清扬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接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你是不是缺钱？”

紫臣讶异了一秒钟，然后想到他问这句话的含意——可能是要她做出卖身体的交易，不由得怒从中来，她冷漠的说：“我对你的身体一点兴趣也没有。”

清扬闻言干笑几声。“有没有兴趣是其次，不过，你愿不愿意到我的事务所工作？”

紫臣没有回答，眸子明白写着：你当我是三岁小孩一样好捉弄吗？

“我是认真的。”清扬对这种一闪而过却不幸让自己捉住的念头向来没有好感，但这次他却觉得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被自己捉得好。

“为什么？”紫臣目光戒备的冷声问道。她不相信一个陌生人会这么好心的帮她，尤其是他们压根不属于一见如故。

“不为什么。”清扬耸耸肩，学着她的语气回道。

她倨傲的抬起下巴，“那我为什么得接受？”

“你不接受也行。”清扬不在意的耸耸肩。

哪有人是这样的！紫臣冷睨着清扬，对他的态度非常不满。

“我只是提供你一条活路，但如果你想往死胡同里走，我也无所谓。”清扬指的是她的财务危机。

“为什么是我？”要请人也应该公开应征吧，不该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份我要给你的工作，需要十分的勇气加上十分的身手，再加上十分的细心。”清扬穿上衬衫，不用看着镜子便俐落的打起领带。

“职位？”紫臣觉得他要请的似乎是保镖。

“我的秘书。”清扬打好领带，穿上外套。

“秘书？”紫臣有股想笑的冲动，语气讥讽道：“担任你的秘书是不是要戴钢盔上班？”

清扬带笑的眸子望了她一眼。“差不多。”

紫臣只当他是开玩笑，但他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好建议，她确有经济上的困难，她卖画所得的钱的户头竟然让冷家人冻结，加上她带出来的现金不多，这个月能不能付帐单都还是问题。

可是……她故意仍是浓厚的盯着他，“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清扬像是早预料到她会这样问似的镇定，他取出笔，提过紫臣的手背，写下一个地址。

“明天到这个地方去看看，你就知道我所言非虚。”

紫臣拧眉，看着手背上的地址，曼哈顿中城区，她不禁怀疑的看着他，清扬也大方的任她看。

“明天我等你。”他淡淡的说完，便转身离去。

紫臣则盯着手背上的地址好一会儿才回过神。

她不能靠画画维生，依她的画风，一下子就会被认出来，当初就是为了不让他们找到她，才搬离她在苏活区的居所，改租格林威治东村的这间公寓，原以为户头里的钱可以过一阵子，等事情平静下来再到别的地方去。或许再深造，或许就这么流浪下去，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她的户头竟然被冻结，早知道就把钱存在瑞士银行。

紫臣轻叹口气，唯今之计，只好信任风清扬的话了。

杰尼律师事务所——诚征秘书

条件：

- 一、会八国语言，主要是英、中、法、德、日、荷、西、义等八国。
- 二、英打快速，且谙计算机文书处理。
- 三、年龄、相貌、身材、性别、经验、国籍、肤色皆不拘，但动作要灵活快速。

以上条件皆符合者请至_____，薪资从优。

P.S. 此份工作需要胆大心细之人，若无相当意愿者请勿尝试。

紫臣望着眼前这张贴在办公室门口的应征启事，这才真正相信清扬说的话。她拉拉身上这套像要去参加丧礼的黑色套装，深吸口气，推门进去。

当她走进这间位于曼哈顿黄金地段的律师事务所，不由得目瞪口呆，天！这是……

原以为会看见大批的律师埋头苦干，认真工作，可瞧瞧她看见什么？一群身着西装、套装的男女，不是在跟自己的宠物玩，就是忙着追小孩，再不就是坐在桌子上玩扑克牌。

她的到来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想问人，又不太想打扰他们的“雅兴”，只好呆站在门口希望有人能发现她。

此时，有个身着墨绿色西装，金发绿眸的男子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一见大伙这么没形象，他也不纠正他们，反而脱下外套，拉下领带，加入那群正在打扑克牌的人。

“先说好，赢的人请吃中午哦！”

“喂，杰尼，你的牌技那么好，谁赢得了你？干脆叫清扬一起来玩好了！”其中一个人吆喝着。

杰尼·金——清扬的合伙人，同是纽约炙手可热的律师——连忙要他们小声一点，“他现在在等他的新秘书，别去打搅他。”

“秘书？！”

大伙全惊骇的停下手边的动作，全挤到杰尼身旁，想要知道更多的消息。

其中，也包括了清扬的新任秘书——紫臣。

“不会吧？清扬的秘书是死亡之位耶！他怎么还征秘书？”一个人这样问着。

“今天早上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找到一名自愿的牺牲者。”杰尼一副说书人的口吻，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得牢牢的。

“谁这么有勇气？”另一个人问。

我。紫臣在心底大声说道。

“我怎么知道，不过是清扬自个儿选的，应该不会差到哪去。”杰尼对合伙人的眼光是挺有信心的。“至少也有外面那张从一年前贴到现在，却一直无人前来应征的启事上的能耐吧。”

紫臣微挑一眉，虽说启事上要求的八国语言她全通，身手也不错，打字还算可以，但她还是不知道清扬请她的目的为何。

她望向室内仅有的两间独立办公室，一间是那个叫杰尼的家伙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倒是很尽职的在……逗着小狗玩，另一间办公室的秘书桌上积了一层灰尘。

应该就是那里了吧？

紫臣离开人群走到那间办公室门前敲敲门，没有反应。

她盯着合起的门，干脆直接开门进去。

一进去，她呆愣了下，连忙走出来看看有没有其他隔起来的办公室。没有，那代表这应该就是风清扬的办公室了。

没错，紫臣讶异的盯着门上的一块写着“清扬·风”的牌子，显示这间办公室就是风清扬的，可是……

她再一次进入办公室，望着一地的纸张和文件，视线落在靠近门右侧的档案柜上，上头摆满了资料夹，可想而知没有分类；再来就是面对门的办公桌，上头没有一处不是放了纸和文件，还有几乎占了半个桌面的计算机和传真机，以及一个趴在桌上的男子，看样子他正在睡觉，没有注意到她的到来。

这个人八成就是风清扬，错不了的。

这秘书的工作应该加上一项——欢迎没有洁癖者前来应征。

紫臣环视这一地的杂乱，皱起眉头，将皮包搁在唯一是空的沙发上，卷起袖子开始收拾满地的纸张、文件，并没注意到趴在桌上的清扬已醒。

清扬早在紫臣进办公室时就已经醒了，只是他一直保持着原本的姿势没动，想看看她会怎么做。他静然地睁着黑眸，打量着正在收拾的她。

见到她身上一袭黑色套装，足蹬黑色高跟鞋，清扬不禁皱了下眉头，怎么她穿得像是要参加丧礼似的。

清扬微扬眉，不打算惊动这位勤劳的工人，等她自动发现他的存在。

紫臣有效率的将这些文件分门别类的整理好放进档案柜中，眼角不经意瞄到办公桌，赫然发现清扬已醒且正在看着她，她讶异的眸子睁得大大的和他带笑的眸子互视着，但过了几秒钟，她便恢复平静的神色。

清扬穿着米白色西装，戴着无框眼镜，头发全往后梳，但可能由于趴睡的关系，两侧的头发全散了下来，遮住他的眼睛，但他将它们往后拨，露出带笑瞳眸。

两人对视良久，最后清扬微微一笑，清了清喉咙，“你来了。”

“我来了。”紫臣将最后一份档案归档。

“我的试用期是一个月，一个月后，我若是不满意你，随时可以辞退你，当然，我会付给你应得的酬劳。月薪方面，两万美金是底薪，等你正式成为事务所的一员后，会再调涨，如何？”

紫臣点点头，心中着实不明白这样高薪的工作竟然会空缺这么久，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的工作制度是这样的，随便你什么时候来上班，不过由于你是我的秘书，所以你得跟我一样时间上班。我十点上班，下班时间不定，但是你可以在五点或六点离开，有时候你需要留下来加班，不过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你的工作是为我接听电话和整理档案，并帮我查我需要的一些资料，加上一般秘书所做的工作。还有，当你接到什么不当信件和电话时，可以不理睬尽量不要理会，当你走在路上被人怎么样时，记得通知我他们留下了什么话要你传，别忘了。”说完，清扬往后背靠椅子，双手交握，“没有问题的话，明天开始工作。”

为什么她会觉得清扬在跟她开玩笑？但她依然点点头，“我明白了。”

“好，今天你先回去休息，养精蓄锐。”清扬再次打量紫臣的装扮，见她走到门口时才唤住她。“冷小姐，你可以穿得轻松一点，通常只有在上法庭的时候，我才会要求我的秘书穿这么正式，还有，别穿黑色的衣服。”

闻言，紫臣低头望着自己的衣着，轻点下头，随即开门离去。

清扬在她离开后嘘了口气，嘴角扬起一个淡淡的笑容。

昨天他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会对她提出来上班的要求，而且对自己将她推入“火坑”一点悔意也没有，今日看来，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他心中，并且找不到答案。

电话响了几十声后被接起又挂断，紫臣连开口说声“喂”的时间也没有。

她愣愣的看着手中的话筒，过了好半晌，她眨眨眼，深吸口气，决定再打一次，但这次只响了一声就被挂断了，而且话筒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想必是拔掉电话线了，以前她在画画的时候就当做这种事。

头一天上班就遇上老板迟到的情形让紫臣有些不知所措，她对工作内容还不是很了解，因此在枯坐了一个小时后，她跟杰尼要了清扬的电话。不过，很明显的，她的顶头上司赖在家里不肯出门。

昨天清扬给她的印象不像是一个会偷赖不来上班的人啊。

“嗨！”一声轻唤让紫臣从沉思中回过神。

紫臣抬头望着眼前的杰尼，不知该怎么称呼他。

“叫我杰尼便行，这给你。”杰尼将手中的短笺递给她。

“这是？”紫臣迷惑的接过短笺，上面为了个住址并画有简单的地图。

“用电话是叫不醒清扬的，你还是亲自去一趟吧。”杰尼好心的提醒。“以后你可能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况。”

“噢。”紫臣皱起眉，收好短笺准备去做她第一天上班头一件要做的事——叫老板起床。她都不知道秘书的工作中包括这项。

“对了，紫臣。清扬家里养了一只睡眠不足的恶犬，你去的时候要提高戒备，小心点哦！”杰尼别有深意的警告道。

“我知道了。”紫臣有礼地颌首，并未听出保尼话中有话。

杰尼温和的笑脸在紫臣一离开办公室后，马上换了另一张脸——那是一张等着看好戏上场

的恶质表情。

“杰尼·金大律师，你傻笑够了没？十二点你和客户有个午餐约会，不想迟到话，最好现在就出门。”杰尼的秘书琳在他想得正高兴的时候打断他的冥想。

“是，亲爱的。”杰尼翻翻白眼，暧昧的调笑着。

“少来。”琳抱起她的宠物秋田狗JJ不理睬他。

杰尼见状，不以为意的走进办公室拿公文包，过了一会儿，他腋下夹了些文件走出来，交代道：“对了，下午我不回事务所，明天记得跟我做实况报导。”

“怪了，清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秘书，你竟然忍心将她推进WINDWOOD？”琳佯装不解的讽问。

闻言，杰尼脸上再次浮现恶意的笑容。“因为我想让咱们新来的员工先跟她的顶头上司好好的‘亲近’一番，我这番善意政府应该颁个为善不欲人知奖给我才是。”

琳的反应是朝天翻个白眼。

紫臣循着地址和地图找到清扬的住处，她仔细看了看，并未发现门铃，她只好认命的举手敲门，但敲了半天，也未见有人来应门。

她不耐烦的叹口气，这里连狗影子也没有，哪来杰尼说的恶犬？

“风律师，你在吗？”她试着用喊的，但似乎没多大效用。

“真是的，他在搞什么鬼？”她嘀咕道。

紫臣伸手转动门把，意外发现门竟然没落锁？风清扬不是笨蛋就是脑袋有问题，不论在家与否，都应该将门锁上，这事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他竟然还……

算了，反正不关她的事，还是先进去看看他在不在，不在也好有个交代。

她不再迟疑的开门进屋，在玄关脱了鞋，步上铺着原木的地板，眼前突然辽阔了起来。

晴空般的蓝占了三面墙，唯一的光源来自右方的落地窗，薄薄的白色纱帘随风轻扬，而阳光也随着纱帘一明一暗地移动着，投射在原木地板上。室内的沙发面向落地窗放着，一个长形茶几摆在落地窗前方约五步远的地方，一块长方形的海蓝色地毯由茶几处铺到距离沙发约二十公分的地方为止，而整组沙发以L型绕着茶几，水蓝色沙发上趴着一道硕长的身影，是清扬！

清扬右手垂落在地板上，侧着的脸庞枕着曲起的左手，看来干爽而柔软的浅栗色头发柔顺的贴着颈子，整个人趴在沙发上沉睡，他的睡容安详，看起来像个大男孩般。

紫臣看呆了，连眼也不敢眨一下，深怕一眨眼，他就随着吹入室内的风而散去。

他整个人像敞在蓝天中的白云一般，轻飘得让人无法捉住，如果可以，她想画他。

一股失去已久的感觉捉住紫臣，她想画，她想画清扬……

她着迷似的取出纸笔，双眸迸出光亮的焰彩，迅速勾勒出清扬的轮廓，原本无声的空闲多了笔在纸上移动的细小声音，过没多久，声音逸去，代之的是脚步移动的声音，然后……

“啊！呃……”紫臣的惊叫变成痛苦的呻吟。老天！风清扬的身手快到她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扼住脖子。

“混帐！不知好歹的混球！竟敢在本大爷睡觉的时候扰我安眠，你死定了！连风人院都敢随便闯进来，不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你真当我们风人院的驻院人都跟风一样没有颜色！”清扬眼眸里的杀意化为锐利的冰箭，掐住紫臣颈子的手稍一使劲即可轻易扭断她的颈骨。

紫臣觉得肺里的空气全被挤压光了，她费尽力气才吐出几个字，“风……是……我……紫……臣……”

下一瞬间，加诸颈项的强力劲道倏地消失，紫臣整个人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呼吸空气，但她因为呼吸太过急促而开始咳嗽，咳得连泪水都流了出来。

她还活着吧？好……好可怕……她差点就死了……

“你没事吧？”清扬仍透着冷意的声音让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紫臣又是一窒，要不是他及时一个击背让她重新呼吸，只怕她现在已等着排队见阎罗王。

待惊恐褪去后，紫臣冷瞪着他，不明白一大早他发什么飙，害她差点一命呜呼。“你没有眼睛看吗？”

清扬闻言冷睨她一眼，若是平常，他会对她的反应一笑，但此刻他被吵醒心情非常不爽，没对她大吼大叫已经相当自制，别想他会和颜悦色待她。

紫臣回他一个更冷的瞪视，摸摸依然泛着痛楚的脖子，清扬阴鸷的神情让她联想到波涛汹涌的暗蓝海洋。

“你来我家做什么？”清扬冷声问道。

她深吸几口气，努力压下想掐住清扬脖子的冲动，这才开口说道：“我是来‘请’你去上班的，风律师。”语气里满是嘲讽。

“上班？现在几点了？”问话的同时，他的浅栗色头发垂落额前，刚好遮住散发出凌厉阴狠光芒的眼眸，他习惯性的将头发往上拢，然而仍有几络不听话的发丝回归“原位”。

紫臣看着手表回道：“十二点多了。”

她眯起眼看他，感觉在他身上的冷鸷气息开始褪去，恢复成今天以前那个有着温和笑容的风清扬。

“哦？”清扬没有看她，微眯起眼径自望着落地窗，倏地起身，紫臣不由自主的颤抖一下身子。“你坐一下。”

说完，他使往楼上走去，撇下紫臣一个人。

紫臣这才发现沙发后面的墙原来是一道帘子，透过半透明的帘子可以看到右方有道楼梯蜿蜒而上。楼梯的左方是饭厅和厨房，总共有十六张白色椅子和一个椭圆形白色餐桌，而和饭厅相连的厨房同样是白色系，整理得相当干净，靠近炉子的地方有一排用来采光的窗户，使整个厨房看起来很明亮。

哇！他家有这么多人，不知道一起吃饭会是多么热闹的情景！紫臣不由得欣羡的想着。

下一瞬间，她的笑容倏地逸去，他家有多少人关她什么事，又不是她的家人。

紫臣收回视线坐在沙发上，看向落地窗，才知那一明一暗的阳光看起来很舒服，脑海里突然浮现清扬的神情，她望得、想得出神，连清扬站在她面前也不自觉。

颈子上突来的柔软触感使紫臣清醒过来，她一回过神便见清扬蹲在面前，手里拿着一条跟她裤装相配的灰色丝巾缠上她的脖子，她皱起眉，反应迅速的反握住他的手臂，阻止他的动作。

“你脖子上的勒痕很明显。”清扬拨开她的手，神情专注的打好领结，解释道。

紫臣这才略微放下心，原来他是拿丝巾要遮住她脖子上的痕迹，但这姿势似乎有些暧昧。

她本想后退避开这暧昧的姿势，但清扬专注的模样让她自不由自主的望着他的眸子，在他打好丝巾抬头望向她时，她才不自在的别开视线。

“我很抱歉伤害了你。”穿上卡其色西装的清扬那种冷酷的气息已经完全消失，他眯起眼望着紫臣脖子上的丝巾，这才觉得她顺眼些，刚刚她脖子上的勒痕实在太碍眼。

“不要紧。”紫臣恢复冷静，平静得不起波澜的眸子里没有刚才的惊吓。

清扬挑眉，对她情绪恢复的神速，心中竟漾起一丝浅浅的不悦。

他淡然地点点头。“走吧！”

紫臣一言不发的跟着起身，但在离开之前，她不禁回头再看厅内的摆设一眼。

然后，她的眸子在清扬的身上流转了下，将他的侧面记进脑海。

她决定要将清扬当成头一回画人物画的模特儿。

紫臣忙完所有的工作后，思绪不禁飞到清扬身上。

老实说，她有点怕清扬。这个律师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但她说不出那种怪异的感觉。其实一个会邀只见过两次面的人来当秘书的人，除了“怪异”两字外，她不知还有什么形容词可以形容。只是跟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愈久，她记下他的表情愈多，心绪就愈觉得复杂。

除此之外，清扬倒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这时，事务所起了一阵骚动，打断了她的思绪。

紫臣望着一进事务所就同所有人打招呼，然后大刺刺的站在她桌前面打量她的女人，想不起来曾在哪里见过她。

这个女人有一双灵活的大眼，不漂亮，但是很吸引人，晒成小麦色的肌肤看起来很健康。

“你好。”晴砚在讶异过后，和善的朝紫臣打招呼。

她的笑容很开朗自在，让紫臣不由得回以一笑。但这笑容马上消失，换上另一张淡漠的面孔。

“请问你是来找风律师的吗？”她公式化的问。

“风律师？呃，对呀！”晴砚不习惯有人称呼清扬那个散仙为“风律师”，所以一时有些愣住。

她下午要和力凯去跳蚤市场买东西，准备过复活节，特地来问清扬要不要一起去，没想到竟让她看到一个奇迹似的画面。

清扬那个快结蜘蛛网的秘书空位竟然生了个美丽的女子，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个美丽女子竟然就是他们在PUB遇到的那个女人！不过看样子紫臣并没有认出她来。

她相信清扬绝对知道她是谁，但是为什么？

“你是清扬的秘书吗？”晴砚狐疑的问。

“是的。”这两个星期，紫臣对这样的反应已经习以为常。

她伸手按下内线通话键，“风律师，有位……”

晴砚倾身靠近电话道：“清扬，是我。”

“晴砚？进来吧！”清扬的声音响起，没有太大的起伏。

紫臣不禁猜想清扬说这话时的表情，但她马上恢复过来。

她正要起身领晴砚进去，晴砚便笑着挥手说：“不用了，麻烦你煮一杯红茶给我，煮的哦！”

紫臣闻言颌首。

“谢啦！”晴砚爽朗的道谢，径自打开门走了进去。

“怎么会来？”清扬放下手边的正事，挑眉问着弟妹。

“下午放假，来约你一起去跳蚤市场买复活节要用的东西。”晴砚说完来此的目的后，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诡异，“喂！你什么时候请的秘书？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而且……”

她并未把话问完，但清扬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晴砚，你不是摄影师吗？什么时后改行当侦探啦！”清扬佯装讶然的问道。

晴砚听出他话中的讽刺，只是回以一笑，“今天才开张，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试一下啊！”

清扬不置可否的笑了笑，“下午我没什么事，就一起去吧。”

“那不介意我在这里待到力凯和我们会合的时候吧。”晴砚懒得再回公司，反正没什么事，力凯一个人可以应付的。“对了，这次复活节大伙都会来吧？”

“当然，放了几天假，大家不聚一聚怎么行？不过，看你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伴，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怪寂寞的。”清扬不得不承认见到兄姊弟妹们都有了归属，他有种落单的感觉。

晴砚笑了，“怎么，动凡心了？”

她还记得清扬说这种事要看缘分，即使他不是宿命论的人。

“你说呢？”清扬不答反问。

这时，紫臣敲敲门送进来两杯热腾腾的红茶，又静然的合上门。

晴砚望着合上的门良久，清扬微笑道：“干什么？对我的秘书有意思啊？”

“当然，这么漂亮的美女哪能让你一个人独赏。喂，老实说，你有没有告诉她你认出她的事？”晴砚轻笑地问道。

“有。”清扬干脆将文件往旁一甩，乘机偷懒。

“那她的反应？”晴砚追问。

“她说我认错人了。”清扬露出一个在法庭上才见得到的虚伪笑容，并没有说出紫臣是怎么来这儿上班的缘由。

晴砚点点头，“也对，那天的情况的确不怎么好，要是贸然说出，只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跟力凯在一起久了，也学聪明了。”清扬意有所指的笑道。

晴砚根本不上当，但她也聪明的不点破，只是跟着笑了笑。

两人互望一眼，然后同时笑出声。

坐在外面的紫臣不禁猜测起他们的关系，自认识清扬以来，很少听他发出这么爽朗的笑声。她自嘲的笑了下，她在想什么啊！

摇摇头，她将好奇心抛到脑后，专心工作。

“对了，好久没见CECILY了，她最近好吗？干脆邀她一起过复活节，这样你就不愁没伴了。”晴砚建议道。

“她不会来的。”清扬语气笃定的说。CECILY最怕那种温馨的场面，她认为这会消磨她的

冷酷，加上复活节的时候风人院的驻院人会全员到齐，她更不可能到。

“说得也是，复活节那天她一定很忙。”晴砚了解他话里的意思。“不过我觉得很奇怪，你跟她那么好，怎么没有擦出一点火花呢？”

三不五时套一下风人院里唯一的单身汉的话是晴砚空闲时的乐趣，不过，她是不会逼迫清扬随便找个伴的，那多无趣啊！

“你再怎么想做媒，也请不要乱点鸳鸯谱，我和CECILY是不可能的。”他和CECILY只可能是朋友，不可能再进一步，他们彼此都明白这一点。

晴砚耸耸肩，不以为意的说：“我实在搞不懂你耶，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适合你。”

闻言，清扬眸子一点，声音比平常冷上好几倍，“一个能看清真正的我的人。”

晴砚笑脸一僵，歉然的望着冷然的清扬，起身给他一个拥抱，“对不起。”

她不小心碰到清扬的疮疤了，看着清扬，她有说不出的歉疚。

清扬恢复原来的笑脸，拍拍她的手臂，“我们这个姿势要是一直维持到力凯来为止，他不会认为你爱上我了？”

晴砚闻言立刻推开他，对他的话佯装恶心的干呕了一番。“少臭美了！我才不可能爱上你咧！”

“为什么不可能？”清扬看着她的眼神，好似她放弃世上最美味的食物般可惜。“我是身价上百万的黄金律师，人又长得英俊潇洒，性情绝佳，有幽默感，有责任感，有正义感，身材高挑。你知道在日本，我这种人是求之不得的‘三高男’耶！”

晴砚听得打呵欠，“是，三高男，你最伟大，可以了吧？”

“你哦！”清扬宠爱的摇摇头。

“不过说实在的，你为什么又请了秘书？”晴砚真的很好奇。

“为了让外头那张已经贴了一年的征人启事功成身退。”

“她上班多久了？”清扬的秘书和力凯的秘书一样，通常都做不满一个月，记录最长的才做了两个星期就走人，他们两人好象都跟他们的秘书犯冲。

“再两个星期就满一个月了。”

晴砚张大嘴巴，丝毫不掩饰她的惊讶。“了不得，这个女孩真了不得！好，不错！”

“你在乱说什么？”清扬失笑道。

“没有，呵呵呵……”晴砚诡笑着。看来，这个秘书有可能成为清扬的秘书史上做最长的一个。

“只不过，她真的挺有勇气的。”晴砚笑着笑着，突然冒出这句话。

清扬但笑不语，脑中突然浮现她第一天上班去风人院叫他起床的情景。

紫臣环视一下中央公园的那座露天剧场，摊开新买的素描本，拿出削好的炭笔，开始素描起这座露天剧场。

等剧场画好之后，她才进入真正要画的主体——风清扬。

她先合上眼回忆初次见面的风清扬，和善温暖的酒保。

再次见面的风清扬，有点无赖却有和她一样的冷僻。

然后，那天的风清扬——紫臣打了个冷颤，下意识的摸摸脖子——地狱使徒；专讨人命的地狱使徒。

紫臣手中的炭笔在她冥想时也没歇着，过了半晌，她张眼望着这幅重现那个散发着阴暗气息的清扬，将他的眉毛修了修后，没停手的翻开下一真，这回画的是清扬出神凝思的模样。

就这样一张画过一张，没多久她已经画了不下十张清扬的人物素描，一直画到整枝炭笔都快画完了，她才停笔。

她翻开先前画下的素描，唇角轻扬。

风清扬，果然是好画材。

她抬首望向天空，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

她骤然想到自己就像是朵白云，试图在辽阔的天空找一个落脚处，只是一阵风吹来，她又开始下一次的寻觅，哪里才是她能永远驻足的地方？

眼前蓦地出现清扬的脸孔，震得她赶忙摇头，不许自己胡思乱想。

清扬一走出法院突然停下疾走的脚步，跟在他后头的紫臣一个煞车不及撞上他的背。他转身及时扶住她，拿走她手上捧的一部分资料。“小心一点，永远别让你手上的东西高过你的视线。”

“谢谢。”紫臣低声道谢，她的思绪仍停在刚刚在法庭上那一场惊心动魄的辩论上。

“怎么，还没办法回复过来吗？”清扬笑着问道。

“嗯。”紫臣老实的点点头。“我一直以为只有律师才会这么咄咄逼人。”

“检察官也是法律系毕业的。”清扬打开车门让她先坐进去。

“可是你不像。”紫臣疑惑的偏过头望着落坐的清扬，“你不太像。”

清扬问话的方式让人防不胜防，温和却不失犀利的语气不止证人，连她都被他牵着鼻子走，幸好她是他的秘书而不是证人或是检察官。

今天她对清扬的感觉又改观，先前她还在怀疑他是不是律师，只因他懒散得令人难以想象，若非这次跟他一同上法庭，她还不知道清扬这么能干。

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她发现清扬虽然很少讨论与案子有关的事，让人以为他完全不关心，但实际上，所有与案子有关的事，他全了然于心，他的能力超乎她的想象。为此，她有种种跟不上他的疲累。

难怪他说这份工作要十分的细心，她看是十分的能力才能胜任。

“哦？”清扬一边注意着马路上的车况，一边问：“我哪里不像？”

紫臣想了很久，才缓吐出两个字，“气质。”

“气质？”清扬闻言为之失笑。

“对，气质。”紫臣露出一个难得的开朗笑容。

清扬愣了愣，紫臣给他的印象是防备心很重，但她巧妙的藏在沉静的外表。对别人沉静，对他则是冷漠。如果不是看过她的资料，他绝不会以为她只有二十七，清逸跟她差不多岁数，可是清逸没有她稳重更没有她的漠然，好象全世界的人都与她无关，但他时常可以窥见她眸里不经意出现的寂寥及脆弱。

她很寂寞吗？很……他似乎想太多了。清扬以笑来越除自己对紫臣的这一份好奇心。

“为什么？”

“你比较像……黑道大哥之类的人。”紫臣仔细的斟酌字句。

对她的形容，清扬并未开口回答，他只是神色淡然的瞄瞄后视镜。

紫臣不禁暗骂自己没事跟他扯那么多做什么？这不像她。

“你对这场官司有多大胜算？”她转移话题的问。

“为什么这么问？”清扬巧妙地开始绕路。

紫臣敏锐的看着清扬，开始觉得不太对劲。“怎么了？”他的神情紧绷了起来，原有的闲适不见了。

“没事。”清扬轻松的微笑着，可是紫臣发觉那笑意并未到达他的眼睛。

“别骗我。”她皱眉望着后视镜，发现有辆黑色轿车从他们一离开法院就跟在他们身后。

“那辆车子一直跟着我们。”

清扬讶异的看着她，立刻踩下油门加速往前冲。

“有人在追我们。”清扬见她已经察觉，也不再隐瞒，实话实说。

“噢。”紫臣淡然的应了一声，便不再多问。

“现在要麻烦你这个赛车手来鉴定一下我的开车技术。”说话间，清扬又一个急转弯，见对方紧追不舍，他立刻踩下煞车，对方煞车不及，整辆车冲了出去，他立刻将车子掉头，甩掉那辆跟踪他们的车子。

“不错！有进步的空间。”紫臣给他一个冷笑，他的话里有很重的转移话题的意味。

清扬睨了她一眼，并未说话，察觉到更多的车子包围住他们，他从座位底下取出一把手枪，对于紫臣未变的神色并不感到意外。

“你来开车。”他轻声命令。

紫臣迅速握住方向盘，清扬则将上半身探出车窗，连开了好几枪，由好几声煞车和撞击声便知他弹不虚发。

过了一会儿，清扬回到驾驶座，紫臣默默的放开方向盘，在回事务所的路上他们未曾再说过一句话。

紫臣瞥了正在沙发上睡觉的清扬一眼，将他要的资料分类，帮他做一个总整理，打印完后再将它放到办公桌上，然后怕将他吵醒似的踮着脚尖走出办公室。

“你都弄好了？”

突然响起的声音让紫臣惊叫一声，反射性的护住自己的颈子，一双掩不住惊慌的冰绿色瞳眸直盯着发问的清扬。

清扬一见紫臣的模样便知她为什么会这么害怕。他轻叹口气，伸手拨拨柔软的浅栗色发，“这次我睡饱了。”

紫臣一听马上恢复原有的冷漠，她是反应过度了。“资料我都整理好了，放在桌上。”

他轻点下头，望着窗外的夜幕，“现在几点了？”

“八点。”

“八点？”清扬讶异的望着她，“都已经八点了，你早该回去的。”

“我想把资料弄完，省得留到明天要开庭，你找不到资料。”她不在意的说。

他点点头，朝她露出个笑容，“谢谢你。”

“不客气，这是我的本分。”她的语气冷淡而有礼。

清扬见状，不禁叹了口气。“紫臣，我不是在跟你抱怨，但是我不希望我的秘书整天紧绷着神经对着我，这样我会受感染的。”

他对紫臣这样的行为感到不悦，好象他是洪水猛兽似的。他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总觉得似乎快压抑不住想好好爆发一顿。

闻言，紫臣胸口一窒，但脸上的表情更冷，不喜欢清扬看透她内心的感觉。“对不起，我会注意的。”

清扬再叹口气，“你没必要这么怕我。”

“我没有怕你，我只是……”紫臣欲出口的辩解在见到他的眸子时吞了回去。“只是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你那天……你知道的。”

清扬没有接话，只是直勾勾的盯着她，看得她浑身不自在。

向来只有她这么看人，从来没有人这么看过她，她觉得自己正暴露在他面前。

“你先回去吧，明天要出庭，九点见。”良久，清扬终于说了这句如同特赦的话。

“好，明天见。”紫臣朝他点了个头，随即离开。

清扬待她离开后，这才起身看文件，想为明天的官司做准备。

过了一会儿，一个开门的轻响吸引了清扬的注意，他反射性的关掉灯，凝神侧耳倾听，没再听见什么声音，但他已经起了疑心，不动声色的注意着办公室外头的动静。

又过了一会，一个茶杯摔落地面的破碎声响起。

清扬微皱起眉，平常带笑的神情完全褪去，他微扬唇角，弯起一抹优雅的弧线。他还在想紫臣这个新任秘书大概是个福星，才会从她来上班的那天开始一直到前些天，才发生过一次狙击事件，害他无聊得要命，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乐趣上门，他不认真点玩会对不起那些希望他死的人。

“清扬，风的办公室是哪一间？”

“我不知道”紫臣寒冰似的话语让挟持她的人打断。

“别说谎！你一定知道！”

“他已经回去了，整个事务所我是最后下班的。”紫臣庆幸清扬及时将灯关掉，否则，她再怎么说他已经离开也没人会相信。

刚刚她一出大楼就让几个持枪的人挟持上来，她刻意弄出一些声响希望清扬会听到，她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是吗？”那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好似鬼魅。

“信不信随你。”紫臣冷冷的回道。

“去看看。”那人朝着手下下令，然后他低头对紫臣说：“看看这位小姐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紫臣冷哼一声，脸上一副不在乎的模样，但内心不禁为清扬担起心来，不知他躲起来没有？

她真不知他哪来的这么多仇家要杀他，前些天街头追逐的戏码让她每每想起都还心有余悸，没想到现在竟然又遭到挟持，难怪他的秘书位子会是同事们戏称的“死亡之位”。

更难怪他的警觉心会高到连她都坐立难安，当然，他的警戒神态细微到让人感觉不出来，不过因为她也是如此，因此她可以轻易察觉清扬每一刻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但现在想这些没什么用，怎么脱离这些人的挟持才是最重要的。

“老大，这里连个影子也没有。”搜完的喽喽们回来通报。

“我不相信清扬。风会有飞天遁地的本事，我们在楼下守了一整天并未看到他出去，他绝对在这儿！再去找，找仔细一点。还有，小声一点，别惊动他，他不是你们能对付的。”头头命令道。把紫臣推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则持枪抵着她的太阳穴，神色警戒的看着四周。

紫臣眸子危险的一眯，但不动声色。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四周愈来愈安静，搜索的声音愈来愈小跟着突然消失。

寂静像一张大网慢慢的笼罩住黑暗的室内。

当头头发现不对劲时，已经太迟了，突来的光亮让他和紫臣都眯起眼来适应。紫臣只觉得突兀的拉力将她往前拉，下一刻，她已跌入一个男人的怀里。

“啊！”紫臣惊叫一声，随即猛烈的挣扎。

“别怕，是我。”清扬沉厚低柔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紫臣一听立刻停止挣扎，无法形容那由心底升起的感觉，是释然吧！情势危急，她也顾不得习惯跟人做肢体接触，双手紧抱着他不放，吸取他所带来的安定气息。

“啊！你是从哪冒出来的？”那头头一见清扬平空出现，不禁吓得后退一大步。

“我一直都在这儿。”清扬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你……来人啊！快来人啊！”头头让清扬的笑容吓到了，他害怕的叫着同伴，但没人响应他。

“你说的不知是不是那些人？”清扬指指周围不知何时倒地的一群人，好心的要他看。

“啊……”那头头一看，整个脚都软了下来。

他的手下早就让清扬打昏，没有一个是清醒的。

“你……你……”头头结巴得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

“我？你不是在找我吗？现在我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

清扬笑容可掬，但是那头头却觉得丝丝冷意不断由脚底升起，直至他四肢百骸都染上一层寒意。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清扬拿出一条白色方巾，里住他从那些喽喽身上拿来的枪，将枪口对着他，“没有的话，我就要以你私闯民宅的罪名处决你。”

清扬说得轻松，但紫臣却震惊的抬头看着面泛笑容，可是那双黝黑的眸子却散发着寒冷的清扬，她呆住了，清扬那种眼神不像人的眼神，仿佛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她第二次遇见他时，他也没有这种表情，倒像是那天去他家叫醒他……紫臣的思绪让那头头讨饶的声音打断。

“啊……不要，不要……风先生，不要啊……”那头头被他的话吓得连忙哀声求饶。

清扬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唇畔噙着的笑意倏地消失，语气冰冷的说：“不要什么？嗯？”

“我说，我说……是……是哈林区的林……”那头头还没说完，突然瞪大眼睛，浑身僵硬，然后“砰”的一声，他整个人往前倒在地上。

“你杀了他。”紫臣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声音说话。她瞪着那个死掉的头头，不敢相信上一秒还在说话的他，下一秒就变成这样，而杀死他的人就是救了她的清扬。

不过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紫臣觉得就算是清扬在她面前炸死一堆人，她也不会讶异，因为清扬就是这么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我没有。”清扬沉声否认。

他放开紫臣，摸摸玻璃上的弹孔，再望向对面大楼的顶楼，暗自思忖着能在那样远的距离杀死一个人的杀手有哪些，看来这次他是惹上不得了的人物，否则这个人也不会被灭口。

“可是他死了。”紫臣语气僵硬的说。

“对。”清扬不否认。“但不是我杀的。”

他拉着紫臣在尸体旁蹲下，紫臣掩住心里的惊颤想起身，但清扬强硬的拉着她，她只好跟着蹲在他旁边，不过身子有一半是躲在他的背后。

“你看。”清扬面不改色的翻过尸体，指着流着血的胸口说：“胸口的枪伤是用远距离长枪造成的伤口，不是这种小枪可以造成的。”

紫臣盯着清扬手指的伤口，有半晌说不出话来，久久，她才嗫嚅道：“你在破坏犯罪现场。”

清扬闻言将注意力转到她身上，瞧出她有些不对劲。“你没事吧？”

紫臣勉强挤出个笑容，“没事。”

清扬注视她良久，“你看起来的确是很坚强，看起来。”
他意有所指的话语让紫臣一时语塞，只能转头避开他的眼睛。
“我……我该走了，明天见。”
“明天见。”清扬一如往常的语气让她的脚步顿了顿，随即快步离开。
清扬在她离开后嘘了口气，伸个懒腰，然后打电话报警。

“喂，老三，是案子烦心还是为了有人要杀你而烦心啊？”坐在客厅修指甲的风韵樵一见清扬回来便往吧台走去，突然出声问道。

她已从新闻快报看到她二哥的身影。

清扬这才发现韵樵已经回来了。

“咦？你怎么回来了？你老公呢？”他看了看四周，并没有见着平时寸步不离韵樵的雷。

韵樵指着厨房的方向，“他在泡牛奶给我。”

“牛奶？你不是很少喝牛奶的吗？”清扬有些讶然的问，动手调了杯马丁尼。

“现在不喝也不行。”韵樵语气虽有些无奈，但带着更多的喜悦。

“韵樵，来。”雷拿着杯子出来，坐到她身边将牛奶递给她。“温度刚好。”

韵樵乖乖的接过杯子喝下去。

“雷还是这么疼老婆。”清扬看见雷望着妻子的温柔神情不禁笑道。

雷循声回过头，这才看见清扬。“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很久了，只是你一直没注意到我而已。”清扬调侃道。

雷腼腆的笑了笑。“通常只要韵樵在的地方我只会先注意她。”

“看得出来。”清扬看着韵樵喝牛奶喝了一半不想喝，而雷则一直劝她要喝完的有趣画面，为妹妹找到幸福而感到欣慰。

他轻啜一口马丁尼，让它在口中留味。

“对了，清扬。”雷突然转过头唤道。

“嗯？”清扬瞄了韵樵手中已空的杯子一眼，心里暗忖还是雷有办法。

“再过八个月你就要再次当舅舅了。”雷喜孜孜的宣布道。

“哦，韵樵怀孕了？”清扬的视线落到韵樵的肚子，和雷那双闪着幸福笑意的金眸。

“嗯。”雷含笑点头，他可是花了好多时间说服妻子，才在韵樵不小心怀孕之下一偿当父亲的心愿。

清扬点点头，心中那股自己是多余的感觉更加浓烈，他仰头饮尽杯中的马丁尼，起身走上楼。

“我说错了什么吗？”雷回头望着妻子，一脸无辜的问。

韵樵拍拍他的手臂，柔声道：“你没说错，他只觉得自己在我们之间是多余的而已。”

“可是我们……”

“我知道。看来二哥是真的感到寂寞了。”韵樵搂着丈夫的臂膀，轻声说道：“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能感受到四周气氛的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很不习惯，我们这些兄弟姊妹都各自找到伴侣，他在替我们高兴之余也感受到自己的孤寂。”

“韵樵，那我们该怎么让他感受温暖呢？”雷从不知道清扬也会有这一面。

“把你扮成女人去勾引他怎么样？”韵樵古灵精怪的说。

“别开玩笑。”雷不把她当回事。

“说得也是，只怕你还没接近他就先让他修理一顿，还是算了吧！”韵樵话虽是这么说，但一脸的贼样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雷用指关节轻敲妻子的额。“你少出馊主意。”

韵樵笑开了，“反正只是说说，又不会少块肉。”

清扬背靠着门板，过了一会儿，他才将自己抛到床上。

寂寞？难道他也感受到没有伴侣的寂寞了。清扬自嘲的笑了笑。

但这种事能强求吗？他只要家人开开心心的，那他就会开心。打从十几年前他由街头回到家那一刻开始，他便知道这一生是不太可能会结婚的，因为最了解他、最爱他、最能让他信任并放松心情的人，全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除非他能找到一个跟他们一样的人。

清扬脑中突然浮现紫臣的身影，他笑了笑，他对她有好奇，那双冷漠的眸子藏着多少不为

人知的情感？

他想知道，他想挖掘。

他取出晒洗好给他的相片，开始陷入思绪中……

清扬看着身着黑色套装，戴着墨镜，活像去参加丧礼的紫臣朝他走来。

“你看来像是要去参加丧礼。”清扬批评道。

“法院没规定律师的助手穿什么衣服吧？”紫臣反问。

“是没有。”清扬耸耸肩，“但你的样子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我没有衣服替换。”紫臣冷淡的回了一句。

昨夜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净是那些被清扬打昏的人，被枪杀的人，清扬面对那些人的笑语，他的怀抱……

现在她终于觉得自己像个正常人，跟清扬一比起来，她以往的行径简直是良好得不能再良好。但奇怪的是，打从认识他开始，她便觉得清扬是人物画的好素材，至今仍是这么觉得。

清扬笑了笑，手轻抚过她没有盘起的发丝，紫臣透过墨镜讶然的瞪着他，但清扬已经转身走入法院，她有点反应不过来的站在原地。

直到清扬发现她没跟上来时，再次回过身。“怎么，呆了？”

轻而柔的问话让紫臣下意识的想捂住耳朵，她定下心思，才要举步，整个人便被清扬扑倒，跌下阶梯。

紫臣的墨镜因他这一撞而掉落地上，冰绿色的眸子满是怒意。

“你干什……”她恼火的叫，这是第几次他连通知也不通知就吓她的？但她的叫声让随后响起的枪声掩盖住。

她和清扬的眼神有短暂的接触，下一秒，他们灵敏的起身，各自寻找掩护。

霎时，尖叫声、汽车煞车声、枪声、警笛的声音、警察鸣枪的声音，全混在一起……

一名警员将做好的笔录拿到清扬和紫臣面前，“如果没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在这儿签名。”

清扬看也不看就签上名，紫臣看他一眼，没有说话。

“好。”警员在看过清扬的签名后，起身打开侦讯室的门。“假如查到什么，我们会通知你来指认的。”

清扬轻颌首，让紫臣先出去。

“那些人是什么人？”紫臣望着他问道，希望他给她一个解释。

“我不知道。”清扬拿刚刚警员问他同样问题时，他给的答案来回答紫臣的问题。

“骗人。”紫臣冷睨着他，坚持要知道答案。

“信不信随你。”他的确不知道是什么人想杀他，一会儿有时间再到CECILY那儿去看看。

紫臣眯起眼，不悦的说：“这件事情关系到我的生命，你最好不要瞒我。”

生命是她的，谁也不能剥夺，纵使家人不认同她，她仍是要活得好好的。

清扬无辜的摊开手，“我真的不知道。”见她仍是一脸狐疑，他只好笑道：“这样吧，一会儿我要去查，你跟我一起去吧。”

紫臣还没答话，有人便先开了口。

“去哪儿？帅哥。”一名身材高挑，身穿橙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头上戴着一顶蓝色鸭舌帽，看不清表情的女孩站在一辆白色法拉利旁边，轻笑地问道。

紫臣盯着那个女孩子，看她的样子像是在等人，等清扬吗？

清扬闻言笑出声，修长的手指习惯性的轻拨着落到额前的发丝，眸里泛着柔柔的笑意。

“大医生，LONG TIME NO SEE。”

那个女孩走离白色法拉利来到清扬面前，拿下鸭舌帽，一头黑亮的直发随之落下，披散在肩背上，在灯光的照射下，她的五官便一览无遗。

她的五官和清扬很像，但较为柔美，不过那份自信是相同的，熠熠生辉的黑眸此刻同样闪烁着笑意。

“嗯，几年不见，保养得不错嘛！侄子。”说着，她给了清扬一个大大的拥抱。

侄……侄子？紫臣讶异的瞪大双眼，这个年纪看起来比清扬小的女孩是他的姑姑？

“姑姑你也是啊！看不出是二十五岁的老外婆了。”清扬笑道。

“去你的！”风咏欢抡拳打了他一下。“我才二十五岁，什么老外婆。”

清扬哈哈大笑，紫臣再一次见着了那日晴砚来访时他的爽朗笑容，心，不禁缩紧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清扬像个哥哥对妹妹一样摸摸咏欢的头发。

“我才一下飞机就让人捉来充当司机。”咏欢一脸无奈的说，然后她露出个邪邪的笑容，“听说最近你挺风光的，新闻的头条都是你耶！”

“不好意思，人红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清扬耸耸肩，“谦虚”的说。

“咳！”咏欢听不下去，连忙轻咳几声，要清扬停止他自吹自捧的恶心行为。

“你这次来要待多久？”他还以为会在复活节前夕才见得到她的人影。

“复活节前一天就得走了，我得赶回去开刀。”这就是为什么她会这么早来的原因，为了病人，她得牺牲自己的休假。

“那多可惜。”清扬脸上的惋惜不是假的，原以为可以介绍星衍给咏欢认识，偏偏星术要复活节前一天才会从日本飞回来，到时候咏欢已经走了。“本来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的。”

“她吗？”咏欢望着站在侄子身旁一直没说话的紫臣，目光紧盯着她，看得紫臣很不自在，尽量维持着面无表情。

咏欢好奇的打量着她，头一次看到清扬身边会有除了她们这群女人以外的女人出现，且他的态度很自然，没有什么掩饰的笑容，也没有什么勉强的感觉。

清扬这时才意识到紫臣还在身边，他没有否认的拍拍紫臣的背。“冷紫臣，我的秘书，风咏欢，我姑姑。”

“你好，叫我咏欢便行。”咏欢没等紫臣伸手便捉住她的手猛摇。

紫臣僵硬的露出一个笑容，非常不习惯跟人做身体接触的她使劲拉回手，顾不得咏欢的感受，但她一这么做便觉后悔。

咏欢学清扬耸耸肩，不是很在意。

“你这么好心来接我们？”清扬见状扯开话题的问。

“我是陪皓轩来的，他在那儿。”咏欢指着他们身后，一名正朝他们走来，戴着墨镜的高大男子。

蓝皓轩在他们身边站定，伸手摘下墨镜，露出一双纯紫瞳眸。

皓轩？这个名字有点熟。紫臣陡地张大眼，她看过这双眼睛！是蓝家二公子的眼睛！

前些年她回台湾时曾听闻蓝皓轩脱离蓝家，蓝家已经不承认这个儿子。她向来不注意这种小道消息，会引起她的注意是因为皓轩跟她一样，有双不属于东方人的眼睛。

现在看来，脱离蓝家的皓轩过得很快乐。

“原来你们还在啊！”皓轩笑道。“我以为你们会在外头。”他指指站在警局外等候清扬和紫臣的媒体记者们。

“我的车子停在这儿，难不成就这么贡献给N.Y.P.D.吗？”说完，清扬同皓轩拥抱。

“怎么你老婆不陪你来啊？”

“羿儿有点水土不服，刚巧咏欢来，反正她闲着也是闲着，让她开车也好。”皓轩察觉到紫臣的视线，偏头看了看她，意外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眸。“这位是？”

“我的秘书，冷紫臣。”清扬的介绍让皓轩微讶的扬起眉，因此忽略了第一句话。

外传让人绑架的冷紫臣……“怎么她刚刚做笔录时，没被人认出来吗？”

“做笔录的是我，又不是她，她只是陪着我而已。”清扬伸个懒腰，警察问的问题全绕在他不晓得的事情上，他回答得都快要睡着了。

紫臣冷哼一声，要不是清扬坚持要她陪着才肯做笔录，她早就走了。

可恶的家伙！他根本就是故意的，自己一个人累就好了，还硬要拖她下水。

清扬抛给紫臣一个笑容。“我可舍不得让紫臣这个好不容易才请到的秘书被人带走。”

“秘书？！”

皓轩大笑出声，咏欢则一脸哀悼的握着紫臣的手，这次紫臣没有再抽回。

“紫臣，辛苦你了，我侄子这个秘书的位子，不是人人能坐的，你竟然有这个必死的决心去当他的秘书，在此，我要献上无限的同情与敬意。”咏欢唱作俱佳的模样让紫臣不由得笑出声。

清扬一见到她的笑容，掩不住惊讶的望着她，平静的心湖似乎泛起一阵涟漪。

他轻咳几声镇定心绪，“时候不早了，你们先走吧，我送紫臣回去。”

“OK，院里见。”咏欢和皓轩同他们挥下手，便上了白色法拉利，先行离开。

“我们也走吧。”清扬扬扬手中的钥匙，要紫臣跟他走。

“你的家人们很有趣。”也很温暖。紫臣在心里补上一句。

他们让她想到清扬家里那张白色的餐桌。

“谢谢。”他打开驾驶座的车门要紫臣坐进去。

“你要让我驾驶？”她惊讶的问。

“是的。”清扬笑容可掬的点着头。

“为什么？”紫臣不解的问。

她印象中的清扬，是那种习于让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下的人，不论是采取多么极端的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他还是会用。不论表面上他有多和善开朗，内心里，他就是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可以抛弃。若说他呈现给人看的那一面是像白天般阳光照耀，那无疑的，他的内心就是黑夜盘据。

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这样的人，那种即使他面对危害性命的情况，也能从容一笑的人。

可是他现在竟然要她开车？

“看你的脸似乎累积了很多怨气，若不让你发泄一下，我可不想待会成为你手下的亡魂。”清扬似真似假的说。

紫臣连忙掩住自己的脸，但在看到他的笑脸时，她这才明白自己被耍了。“风清扬，你……”

“冷小姐有地方需要小的服务吗？”清扬朝她行了个弯身礼，谦卑的问。

紫臣这下也气不起来，她摇摇头，径自坐上驾驶座。“上车吧。”

清扬依言上车，还没坐稳，车子就疾速冲了出去，冲过守候在门口的记者们，没入车水马龙的纽约夜色中。

“去那儿？风律师。”紫臣含笑问道，那双冰绿色的眼眸闪着笑意。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间PUB。”清扬好不容易才捉牢扶手，将安全带系好，心里十分佩服紫臣的开车速度。

“坐稳了。”紫臣因为可以开车而显得很开心。

“GO AHEAD。”清扬发现她笑起来比平常那张冷漠的容颜顺眼多了。

黑色法拉利“吱”的一声停在CECILY的PUB前，紫臣觉得这些日子的抑郁全发泄出来。

她转向身旁的清扬，不吝于给他一个笑容，“风律师，我们到了。”

出乎她意料的，她没有看到清扬保性命似的放松表情，反倒是同她一样的过瘾。

“太好了，以后车子都由你开吧，真是太过瘾了！”

清扬一脸意犹未尽的神情，令紫臣不知该说什么。

她愕然的盯着他，原以为他不是会皱着眉要接手开车，就是会为了保护心脏而不再让她开车。

“怎么了？”清扬看出她眸中的愕然，笑着问道。

紫臣眨眨眼，冰绿色的眸子有着来不及掩藏的怔忡，她的视线和他的相交，她发觉自己移不开视线，好似整个人都陷入他那双带笑的深邃黑瞳里。

久久，她才移开视线，盯着方向盘低声说道：“我在台湾也有一辆红色法拉利。”

“然后？”清扬也不勉强她一定要看着他说话。

“现在它一定变成我妹妹的了。”

“为什么？”清扬有股想抚摸她头发的冲动，但他握紧拳头克制自己。

“因为我妹妹只要是我的东西她都乐意接收。”只要是她在乎的东西。紫臣垂下眼睑遮住会泄漏心事的眸子。

回头得问问皓轩对冷家的了解，清扬在心底盘算着。但他不动声色的说：“咱们进去吧。”

“嗯。”紫臣为自己的莫名其妙而笑，她在想些什么，清扬只是她的上司，她怎么跟他扯这些呢？

他们走进PUB，清扬直接带她越过大厅进入另一个密室。

一名正在穿衣服的金发美女听到开门的声响，迅速拿起桌上的枪对准他们，在认出是清扬后，她没好气的背过身穿好衣服。“下次进来前要敲门。”

“依我和我的交情还用得着敲门那么客套吗？”清扬要紫臣自个儿我位子坐下，然后他走到CECILY背后替她拉上衣服的拉链。

紫臣不自在的别过脸，不想看见这等亲密的镜头。

“如果你不敲门，下次别怪我一枪轰了你的脑袋。”CECILY拉拉身上的衣服，将金色波浪般的长发绾成髻。“我可不想背上让全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天才律师丧命在我手里的罪名。”

她边说边走到办公桌后的椅子坐下，眸子的焦距定在紫臣身上。“冷小姐，你好。”

紫臣愕然的盯着CECILY，数不清今天已是第几次惊讶了。

“我吓着你了吗？”CECILY瞥见她眸里的讶然，露出个和善的笑容。

紫臣闻言摇摇头，眼睛在CECILY和清扬之间来回看着，猜测他们是什么关系。

“CECILY，你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秘书身上，我可是会吃醋的哦！”清扬暧昧的话语让紫臣再一次陷入惊怔的思绪中。

“秘书？！”CECILY讶然的反应，对紫臣来说并不是头一次见着。“这样不太好吧，色狼。”她取笑道。

闻言，清扬微挑一眉，“喂！虽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可不容许你出言污蔑我高亮的节操。”

“节操？”CECILY将清扬从头到脚仔细看一遍。“我看不出你有什么节操在，还高亮？”

紫臣噗哧一声笑了起来，他们之间的情谊看在她眼里只觉欣羡，还有一丝淡淡的酸意飘着。

“紫臣，你别跟CECILY一同搅和。”清扬看见她笑，竟然也想跟着笑，望进她那双不是冷漠而是笑意的冰绿色眸子感觉真好。

“我觉得我应该要为CECILY小姐说的实话捧场。”紫臣难得笑得这么开心。

“CECILY，紫臣，叫我CECILY。”CECILY纠正她的用词。“对了，可能追杀你的人的名单我已经帮你列好了。”她指指放在桌上那一叠打印纸。

“不会吧，我的人缘这么好？”清扬皱眉低笑道，将那叠纸张大略看过一遍。

“好到让人不得不追杀你啊！”CECILY讥讽道。

“怎么，我这么受欢迎碍到你的眼了？”清扬收好那叠纸。“我该走了，省得把你也牵连进来。”

名单上的人物个个来头都不小，几乎都是跟CECILY差不多地位的黑道老大，他不想因为他的关系而让CECILY陷入危险。

CECILY眼眸一柔，露出个温柔的笑意，“我送你们。”

清扬点点头，拉起紫臣的手，她却用力摔开他的手，径自走在前面。

“别忘了，你没死要记得来打一声招呼哦！”CECILY的关心藏在笑语背后。

清扬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笑容。

紫臣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转过身想让他们俩单独话别，她不经意的抬起头，却正巧见到对面大楼顶上有个异样的光亮。

难道是……枪？！她倏地张大眼，回身想警告清扬已经来不及，她想也不想的冲过去扑倒清扬。

CECILY不明所以的望着紫臣的动作，正想上前扶起他们，下一瞬间，她的身子即因一股冲力而往后倒下，那种熟悉的灼热感开始蔓延到全身，她低头望着左胸上的伤口，眨眨眼，眼前一黑……

“紫臣，你做什么？”清扬摇摇因撞到地而有些晕的头，他坐起身，低头问着压在他身上的紫臣。

紫臣不自觉的抱紧他，感觉紧绷的心在听见他仍正常的心跳时舒缓，她抬首正想开口说话，却因瞥见浑身是血的CECILY而忘了要说什么。

“紫臣？”他顺着她的视线往后探去。

清扬登时呆了，他的脑子一片空白的瞪着CECILY，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熟悉的声音穿透他混沌的脑袋才让他清醒过来。

“风清扬，风清扬！你醒醒！”紫臣大叫着，把他的脸转到自己面前，握住他的肩用力摇晃着。“风清扬，醒醒！”

清扬的眸子渐由呆滞变为清明，他大叫一声，推开紫臣挣扎的爬到CECILY身边，半抱起她，伸手捂住那个不断流出血的伤口，一边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紫臣缓缓站起身，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清扬和他抱在怀里的CECILY，觉得胸口好闷。

“CECILY，CECILY……”清扬不敢相信的望着前一秒还在跟自己说笑，现在却中弹的好友。他声音破碎的低唤道：“CECILY，你醒醒……”

只可惜早已昏厥过去的CECILY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紫臣，快去开车。”清扬顿也不抬的命令道。

“好。”紫臣点点头，连忙将车子开到他们旁边。她打开车门，让清扬抱着CECILY上车。

“你还好吧？”她望着清扬看不出表情的脸问道。

“开车送我回家。”清扬冷沉的声音和不再掩饰的狠毒表情让她不再问下去，她迅速发动车子，直朝风人院而去。

清扬下意识的抱紧CECILY失温的身子，想给她一点温暖，对着快速闪过的街景视而不见。

冷紫臣将桌子清干净，把那本素描本置于桌上，凝神注视良久，她才伸手翻开那本素描本。

里头除了第一页中央公园的露天剧场外，其余全是清扬的素描，他的各种表情与眼神的变化，法庭上，车子里，办公室中，甚或还有他们俩头一回见面时的酒保。

“风清扬……”紫臣微眯着那双冰绿色的眸子，出神的轻唤。

她刚从风人院回来，她等到CECILY被送到地下室的医疗室中方离开，没有告诉任何人，反正也没有人注意到她，他们——风人院的驻院人们——一见到CECILY受伤就人仰马翻，加上清扬的注意力全在CECILY身上，也没机会介绍她，所以她离开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影响。

“没有影响……”紫臣轻声喃道，拿起炭笔，脑中浮现清扬因CECILY受伤而失措的脸孔，迅速在空白的画纸上勾勒着。

她盯着画，眼中儿的却是清扬抱着CECILY的那一幕。“喀”的一声轻响，紫臣茫然的盯着掌心那抹黑色和已经断成两半的炭笔，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幕会带给她心痛的感觉。过了半晌，她捏着炭笔用的橡皮擦——馒头——将不属于清扬的线条擦掉。

完工后，她将“蓝”拿出来抱在怀里，但是她非但无法平静下来，反而愈来愈烦躁。

“哪里出了错……”她低低的喃语着。

她不知道心里浮现的激动是为谁而出现，她皱起眉头，很不喜欢这种让她宁静的怪诞心情。

她是怎么了？紫臣离开桌子坐到沙发上，点起烟，狠狠的吸一口。

她的烟瘾并不是很大，只是在冷家人面前，她总会以烟来掩饰自己的心情，久而久之，只要她想要掩饰什么，就会习惯性抽烟，这完全是出于下意识的。

她等到抽完一根烟，要点第二根时才发现自己点了烟，她眨眨眼，瞪着手上的烟，她想要将什么藏住吗？

将什么藏住不让人发现吗？

不，没有什么是她想藏住的，没有。她愣愣的摇着头。

“砰砰砰”的敲门声不绝于耳，最后来人破门而入，但紫臣恍若未闻，一径的否认自己的心情，直到有人拍拍她的肩，她才猛然惊醒，反射性地捉住来人的手来个过肩摔，但那人一个反手拉，她登时失去重心的跌在那人身上。

她激烈的挣扎，但那人的力道比她大，他将紫臣的头紧压在胸口，单手将她的双手固定在她身后。

紫臣不放弃的挣扎，直到最后气力用尽只有瘫在他身上喘气的份。

“放开我！”她无力的命令道。

“你很不喜欢跟人做肢体接触。”

这声音……紫臣猛一抬头，正好打到清扬的下巴，痛得他捂着下巴，立刻放开她。

紫臣乘机起身，“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敲门敲了不下百次，你在家为什么不回答我？”清扬揉着差点让她撞得变形的下巴，坐起身注视着面前的紫臣。

“有吗？”她转身关上门，幸好它没被清扬踢破，再到厨房取些冰块，用毛巾包住帮他冰敷。“你怎么来了？”

“我才要问你怎么走了？”他等CECILY开完刀后出来，竟然没看见紫臣的踪影，问遍其他驻院人，结果没有人看到她。

闻言，紫臣感到那股烦躁再次浮现，她把冰块放到清扬身上，又想抽烟了。“CECILY情况如何？”

“没伤到要害，只是流血过多。”清扬拉住正要起身的紫臣。“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紫臣别过脸。“我在不在对CECILY没有影响。”

“但是对我有影响。”清扬眉一皱，眼一眯，口气很冲的说。

呃？！紫臣回过头看着他，正好迎上他燃着怒气的黑眸。

她的嘴开开合合，却吐不出半句话。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清扬不愿去回想当他发现紫臣不在时的那种心情，比起已经没事的CECILY，他竟比较挂念不知何时离开的紫臣。

“我还会有什么事？”紫臣终于找到自己的声音，唇角微扬的笑问道。

“你是我的秘书，常跟我进进出出的，我今天又带你去CECILY那儿，要杀我的人可能会将你列为目标，你明不明白？”

紫臣挣脱他的手，坐到沙发上，伸手点烟，“不明白，我跟你之间只是秘书和上司的关系……”

话未说完，她的心陡地一震，手跟着一颤，烟缓缓落在地板上。

怎么回事？她竟然对这样的话感到心一阵刺痛？

“不，我们不只是这样的关系。”清扬拾起未熄灭的烟，狠狠的吸一口。“由于你保护了我，你已经跟我扯上不解的关系，他们会杀了你。”

“哦？”紫臣气息不稳，整个人不由自主的轻颤着，以至于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在哭。

“你怎么了？”清扬半跪在她面前，想看清她低垂的眸子有着什么样的心绪。

“没……没什么。”紫臣看天花板看地板看墙壁，就是不看清扬，她极力稳定自己失控的情绪。

不该，不该是这样的……她该是等着逃婚的风头过去，然后收拾行李永远的离开，不再接触任何一个冷家人，什么狗屁未婚夫，她绝不当傀儡！

她一看到洪涛就知道不可能跟他有幸福的婚姻，她心中没有过幸福，又怎能知道如何经营幸福？尤其当他从不看着她的眼时，她明白洪涛看中的是冷家的财势地位。

权势呵！总是教人趋之若鹜，纵使那个人本身的地位名望已经够高了。

所以他勉强自己跟冷家的叛徒订婚，她怎能让人任意摆布，这么多年了，她本来就不该奢求他们再给她一丝一毫的亲情，是她自己作梦，才会落得这般地步。

她逃婚，做了一件她应该做的事。

原本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中，但她不该遇到清扬，不该接受他的邀请，然后……一切全失去控制了。

全失去控制了！

“紫臣？”清扬伸手握住她的下巴，将她的脸定在自己面前，凝视着她那双冰绿色眸子。

“全都……失去控制了……”紫臣艰难的说着这句清扬听不懂的话。止不住胸口的窒息感，她吸吸鼻子，想排解那份塞满心中的感情。她用力眨着眼睫，渐渐的，眼前的清扬模糊了起来，她感觉眼睛好象有什么湿湿的流出来。

“紫臣？”清扬轻柔的拭去她滑出眼眶的泪水，心跟着她落泪而起伏。

“我没事。”紫臣别过脸，躲开他替她拭泪的手。清扬的手停在半空中，觉得心拧了下。

“你该守在CECILY身边才是。”她深吸口气，强迫自己恢复今天以前那个冷漠的冷紫臣。

“我觉得要对你救了我而道谢。”清扬细心的窥见她内心的一角，他猜她现在一定为了什么事感到困扰，一定有什么事脱离了常轨。

这样的紫臣让他很挂念，而他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挂念产生。

“你是我的衣食父母，不救你，我薪水拿不到怎么办？”紫臣强迫自己扬起一个冷笑。

“很好，我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员工。”清扬嘴角同样噙着冷笑。“我该回去照顾CECILY了，你自己好好保重。”

他睨了紫臣一眼，径自走向门口，拉开门，然后关上，只不过他并没有离开。

紫臣直到听见关门声才允许自己卸下冷颜。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她喃喃自语，懊恼的低声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什么时候……”

她咬紧下唇，双臂紧抱着自己，试图让因清扬离去而消失的温暖回到身体里。

难不成在她开始画他时，这份感情就萌芽了？

天！她给自己惹来什么麻烦？天知道她只是想要画一个好题材，怎知这回找的题材会连自己的心也赔了进去。

不行，她不能任情况这样发展下去，她该照原先的计划，做完一个月后就拿薪水离开纽约，对，该是这样的，她不必找什么画材，好的画材可以再找。

对，所以，现在这个画材可以不要！

紫臣心念一动，伸手拿起素描本想要“毁尸灭迹”，但她还没开始动作，眼角余光就瞥见双臂交抱、正好整以暇倚在门板上望着她的风清扬。

“你怎么还在这儿？”紫臣没想到他还没走，她不自觉的抱紧素描本，此举让清扬挑了下眉。

“我突然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清扬唇边的笑容让这件“非常重要的事”可信度降低不少。

“什么事？”紫臣神情戒备的问。

“我来了这么久，你都没请我喝一杯咖啡，这是待客之道吗？”

“我又没特地请你来，对于不速之客是不需要讲究待客之道的。”紫臣拢着眉，不客气的回道。

“管它是什么客，反正我想喝咖啡，你身为主人不讲我就是你的不对。”清扬耍赖的工夫一流，任紫臣怎么说他就是有办法拗成是她的错。

紫臣放弃跟这个伶牙俐齿的律师辩论，心不甘情不愿的抱着素描本进厨房。

清扬走近那张桌子，发现上头除了她刚才抱走的素描本外，还有一幅裱了框的十六开画纸，画只有一个颜色都蓝色，画的是天空，刚让雨洗过的天空。

认出这幅画是出自自己的手，他不禁笑了，想起那段年少轻狂的日子，跟大哥一同……

“你小心一点拿，别把它弄坏了。”紫臣略带慌张的声音穿过清扬的思绪，他循声望向她的方向，她正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端着两杯咖啡。

“这幅‘蓝’的感觉很好。”清扬拉开椅子坐下，含笑望着她说。

紫臣没有答腔，把杯子搁在桌上，“快喝，喝完快滚。”

清扬一派悠闲的举杯就口，并没有喝下咖啡，反而盯着紫臣不放，专注的眼神让她无法忽视。

紫臣拢起眉头，“看什么？”

“这幅‘蓝’，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清扬微笑的问道，眼底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

“关你什么事？”紫臣板着脸冷道。

此刻她只想要清扬快点走，免得她刚刚发现的事实被敏锐的他察觉。但也因为她急于赶他走，所以忽略了清扬竟能映出这幅画的名字。

“随口问问。”清扬摊摊手，露出个笑容，手上的咖啡仍是一口也没喝。

紫臣扯动嘴角，露出一个没有笑意的笑容，轻啜口咖啡，目光四处游移，但就是不看他，“你该回去看CECILY了。”

清扬轻扬一眉，“你怎么一直赶我走？”

好象他是瘟疫一样，这个想法让清扬很不高兴。

“因为你该走了。”紫臣望着窗外，冰绿色的眸子没有丝毫感情。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清扬往后靠在椅背上，盯着她的侧脸说道。

“什么事？”紫臣随口漫应着。只要能让清扬早点走的事情她都愿意答应，她不想见到他，发现自己的心沦陷已经很糟了，她不想让自己陷得更深，终至无可救药。

“基本上，我已经大致掌握是谁想杀我了。”清扬一提到这件事，带笑的黑眸便逐渐结冰。

本来，对方将目标放在他身上，对他来说无所谓，反正这种事他见多了，可是一旦扯到其他人，尤其是CECILY这个最最不该被扯进来的人时，他就没什么心情玩下去了。

不过，这个人未免太笨了，敢在CECILY的地盘上动刀动枪的还没几个人呢！再根据那天那个被灭口的人临死前说的话，稍微过滤一下CECILY给的资料后，主使者的身分便清楚地浮上台面——是哈林区南端的角头老大，目前正在服刑的林区·道格。

两年前林区·道格曾经委托他打官司，道格因谋杀妻子而被捕，同时并以多项罪名被起诉，他当时提出的酬劳是道格总财产的一半，但是最后这场官司却输了，只因他没有“适时”提出道格有精神病的证明。

结果林区·道格谋杀妻子的罪名成立，被判刑二十年，同时其他罪名亦成立，所有刑期加起来有一百年左右，道格可以吃上一辈子的牢饭。

“哦，是吗？”紫臣淡淡的应了一句。她不相信有人替他找齐资料，他还会不知道是谁。

思及此，紫臣眼前出现清扬替CECILY拉拉炼的情景。她眨眨眼，想眨掉这一幕，CECILY很美，他们很相配，她没必要感到不舒服。

紫臣暗自叹口气，承认她是嫉妒，但她没有心情谈情说爱，她也不知道怎么去经营一段感情，不如趁尚未陷得太深时赶紧抽身，更何况清扬的心是怎么想的，她也不明了。

“……很好，你答应了就好。”清扬的话让她从沉思中回过神。

“什么？”紫臣不明白为何他会突然冒出这句话。

“我说我们一起去找证据，你说好啊！”清扬恶质的笑道。

“什么？！”紫臣杏眸圆睁，她根本没听到他的要求，哪来的答允？

“什么‘什么’？”清扬笑得眯起眼来，望着紫臣的黑眸像在夜色中闪耀的星芒。

“我才要问你说了什么？”紫臣口气不稳的反问。“我没听到你说要和我一同寻找证据的话。”

“是吗？”清扬学着她张大黑眸，“可是我有听见你说好啊！”

“真的吗？”紫臣看着他笃定不带犹疑的态度，反倒怀疑起自己来了。刚才她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所以没注意听他说些什么，或许她真的点头或说好了也不一定。

“真的。”清扬猛点头，眸里一片真诚。

“为什么找我？”紫臣再次别过脸，不想跟他做眼神接触。

“你开车技术高超，万一我们应付不了那些人，逃命的时候就要看你的了。”清扬拨额前的发丝，笑道。

紫臣没有答腔，不能克制自己的心因清扬的话而掀起巨浪。

“紫臣？”她今天怎么老是在发呆？清扬有些担心的唤着她。

紫臣回过神，冷声道：“我会帮你，你可以走了。”

清扬眸底闪过一阵不快，非常非常不喜欢紫臣动不动就赶他走，上次他来的时候是这样，这次也是。

“你怎么动不动就赶我走？好歹我们也是共同经历几次生死危机的伙伴。”清扬正经肃穆的说。

“伙伴？”紫臣有那么一下子的怔愣，然后她轻笑出声，“你的伙伴应该是此刻躺在你家的那个人。”

她说不出CECILY的名字，因为她发现这个名字像火般焚烧着她的心。

“CECILY？关她什么事？”清扬不解的问，他在说他们两个，扯到CECILY做什么？

“你该回去照顾她了。”紫臣深吸一口气，握拳制止想抽烟的念头。

“紫臣。”清扬冷凝的眸子，严肃的脸庞及认真的语气在说明若她不说，他是不会离开。

“你走不走？”紫臣咬牙低吼。

“除非你给我解释。”清扬坚定的说。

“解释？用得着什么解释？”紫臣冷哼道，冰绿色的眸子满是不知名的情感。“总之，你该走了。”

清扬盯着她良久，长叹口气，起身走向门口。“明天我到事务所时，希望你已经在那儿了。”

他能感受得到紫臣有烦恼，并隐约感觉跟他有关，但是……为什么？

他很清楚自己对紫臣的兴趣一直相当浓厚，但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可以左右他的心，让他的情绪跟着她起伏了呢？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在意，尤其是当她露出巴不得他离开的表情时。

清扬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形意味着什么，他甩甩头，不想让这个可能会让他想很久的问题困扰他。

既然她这么想要将他推开，他又何必强要去探索呢？清扬有点愤然的想着。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因这点小事就生气，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决定在紫臣先来找他之前，不再靠近她。

紫臣望着清扬的背影，觉得他的背影似乎有些僵硬，心头不禁紧缩了下，他在生气吗？

她摇摇头，不想去深思，重新拿起素描本想要撕毁，但她发现她撕不下去。

她根本狠不下心！

紫臣翻看着那一页页的素描，还是别撕好了，她还是头一次找到能将各种极端面貌集于一身的人。

她伸手想轻抚过清扬的脸，但最后她握紧拳，克制自己的冲动。“就当是……以前我画过的无数幅画就好了。”

她选了其中一张，开始准备材料，预备将那张素描变成自画展，她第一张作品，专业的眼神不会有任何的情感。

紫臣怀着忐忑的心情坐在位子上，眸光不时在墙上的钟和门口游移着。

十点整，一袭蓝色西装的清扬意气风发的走进办公室，并朝办公室里的同仁打招呼。

“早。”清扬朝紫臣打招呼。

“呃……早。”紫臣迟疑了下才开口。她眨眨眼，不是很习惯眼前这个“全新”的清扬。

她隐约觉得有哪里不对劲，这个清扬，好象不是昨天以前的那个清扬，可是他的笑容和神情并没有改变。

“待会拿下周要开庭的档案来给我看。”清扬仍是笑着，声音也比往常还要柔上几分，轻快几分。

紫臣愣了半晌，才傻傻的点头，“好。”

清扬没有看她便径自走进办公室。

她知道清扬是哪里不对了。

眼睛，他的眼睛没有笑意，一点也没有，即使他在笑。

他在面对其他人时，他的笑容是真的，但在面对她时，笑容不减，可是眼里的笑意却骤然消失无踪。

紫臣轻咬下唇，这样的清扬让她很不能适应。

她轻弯唇角，泛起个淡笑，试图抚平发现这事实时心头的疼楚。

表面上他们仍一如往常，但实际上只有他们才知道 昨夜已将一切改变了。

是她？还是清扬？她不知道，她只想要逃开，她不愿意沉入这个可怕的深渊。

清扬察觉了吗？他发现她的疏冷，所以他这么做？或者，他只是因为昨晚她赶他走而在闹脾气……紫臣笑了笑，她没有那个影响力。

此时，她耳边突然响起何以敏的一首“失火”。

你在城市的那一边，我真的不想去追……

我在梦碎的这一边，拼凑爱情的不完全……

我不愿赔上整个世界……轻轻擦去爱情的轮廓……

我的心曾经因为你失了火……

(词：十方)

失火呵！她应该已经将它熄灭了！不再残留任何一点火苗，那她又何必在意清扬的态度？是的，她不该在意的。

但她还是在意，无论她是如何说服自己、欺骗自己。

紫臣眨眨眼，将突然涌现的泪雾眨掉，不会有事的，她又不是没见过清扬比现在这个样子还糟的模样。

她极力说服自己，然后敛起心神，将他刚才交代的档案整理好后拿进去给他。

“你对她有感觉。”CECILY呵笑出声，指出这个事实。

“什么跟什么？”清扬皱起眉，不太懂她在说什么外星话。

“侄子，不会吧，你才几岁？就得了记忆间歇丧失症吗？”咏欢在一旁起哄道。她将CECILY的伤口换药，由于子弹并没有伤到筋骨，所以再过不久便可拆线。

欲杀清扬的主谋者也因CECILY被波及而提早被揪出来，使得清扬根本不必行动就有人自动将凶手捉到他面前，而这次的枪杀案果真是林区·道格的手下所施行的报复。不过，由于CECILY的出手让他们败得惨烈，就连势力范围也被CECILY吞去一大半，那是他们对CECILY受伤的赔礼，不然现在他们的处境会更糟。

一出有惊无险的闹剧就此落幕。

“咏欢，很久没人帮你搔痒是不是？”清扬脸色不佳的瞪着她道。

“不会啊！我的皮肤每天都有保养，哪会痒？”咏欢浅笑盈盈的将手摆在脸颊下方，展示她即使每天工作忙碌依然白皙亮眼的肌肤。

“恶！”清扬非常不给面子的捂住胸口，一副想吐的模样。

“风清扬……”咏欢作势拿起手术刀要朝他丢去。

“咏欢，别让清扬就这么混过去。”CECILY提醒道。

“对哦！”咏欢让清扬这一滴，差点忘了正事。“你还是承认吧！你对她有感情，EMOTION, FEELING。”

“我对谁有感情？”清扬反问。

瞧好友和姑姑都这么笃定的说，他不问一下未免太对不起她们。

“紫臣啊！”她们两人异口同声的说。

“紫臣？”清扬出乎意料的大笑出声。“别逗了，我跟紫臣？人家可是台湾首富的千金，又是国际知名的画家，我这个小律师怎么配得上人家？”

“别忘了这个台湾首富的千金现在在你的事务所当秘书。”CECILY笑道。

他真的对她有感情吗？清扬自问。

自那天起，他们除了上班时间外就没碰过面，更没有谈论公事以外的事。而调查证据的事更是不再有必要——只因事情已经解决，更因那是他要留下来的借口。

他不认为自己对紫臣有什么感情，若真要说有，那也是感激之情，她救了他，不是吗？

可是他却对紫臣待他的冷漠态度生气，为什么？难道真如咏欢和CECILY所说的，他对她

……

“我很感谢她救了我。”清扬含蓄的说。

“哦？”咏欢不以为然的应了声。清扬这种只要自己得利，别人吃多少亏也不干他事的人会说感谢？

变天啰！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清扬笑睨着咏欢，但他的唇角虽然有笑意，可是笑意并没有到达他眼里，那里净是一片冷漠。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你会要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人来当秘书？难道只是因为你知道她是冷紫臣，见过她不错的身手？应该还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吧？否则，除了风入院的人外，你只关心CECILY、杰尼和杰瑞，怎么会突然善心大发去做慈善事业？”咏欢头头是道的分析。

只见清扬状似认真的思考了下，然后他点点头，“嗯。咏欢，我愈来愈觉得你当医生实在是埋没了你的才华。”

“哦？”咏欢狐疑的扬起一道眉，心知肚明清扬不会扯出什么好话，但她依然止不住好奇。

“你应该去当心理学家的，瞧你分析的这么有道理，连身为律师的我都甘拜下风。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真的不应只将这份分析能力用在自家人身上，该去将它发扬光大，这才不负‘众望’嘛！”清扬带着无害的笑容说道。

“风清扬，你在暗示我多管闲事吗？”咏欢露出一个异常灿烂的笑容，拿着手术刀在清扬眼前比画，样子很像屠夫拿着菜刀比画着要宰猪的样子。

“我敢吗？姑姑。”清扬柔柔一笑。“打死我也不敢有把手术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时说出这种话。”

言下之意，就是咏欢百分之百的多管闲事。

“唉！”咏欢突然放下手术刀轻叹一声，“我也是关心你啊！连原本以为最难找到另一半的力凯都结婚了，你这个倒数第二难的，也该结婚了。想想，力勤老大也是在你这个年龄跟绯闻相恋结婚。而且，全风入院就剩你没结婚，看到其他人都有另一半，你不会觉得寂寞吗？我并不想逼你随便找个对象，只是希望你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

闻言，清扬心一悸，毫无笑意的肃然俊容睨着咏欢，“你和CECILY是代表吧？”

“什么？”CECILY和咏欢在心底叫糟，却有默契的装傻。

“我最近行为很失常吗？”清扬不理睬她们的装疯卖傻。

“没有啊！”她们两个有志一同的摇头。

清扬邪邪的扬起嘴角，“既然我没失常，那就是你们失常了。”

咏欢和CECILY为之语塞。

他胜利的拍拍她们的背，“别太难过了，找个精神科医生看看就行了。”说完，他缓步走上阶梯，留下咏欢跟CECILY面面相觑。

“为什么我们会猜拳猜输？”咏欢首先爆出一声哀叫。说什么她是长辈，所以由她来开口比较不会被清扬炮轰。

结果还不是一样，她被轰得连话也说不出。

“我们是输在哟樵有孕在身；清逸要照顾小羿；皓轩和雷的撇清；晴砚的耍诈跟力凯的护短上。”CECILY无奈的喟叹道。说什么她是清扬最好的朋友，由她来问会比较合适。

她哪亲得过他们这些手足？要不是这次她受伤，她是绝不会踏入风入院一步的，主因就是她怕他们这些人，一个清扬就够她受的，偏偏上天安排她受伤。

唉！CECILY和咏欢交换个眼神。虽然如此，但清扬那一瞬间的悸动她们也尽责的捉到了！

紫臣步上楼梯准备打开门时，因瞥见从角落处走出来的人而停下动作。

一名年约三十五岁，身着亚曼尼西装的男子走到她身旁，轻声唤道：“紫臣。”

紫臣没有看他，“你来做什么？”

洪涛见状不以为忤，“来接我的未婚妻回去。”

“我们没有订婚。”紫臣摇摇空荡荡的手指，提醒洪涛他们的关系没这么亲密。

“还没正式订婚。”洪涛微笑的更正。

“我的家在这儿。”紫臣开门让他进去，不想在门口谈这种事。

洪涛略皱着眉环顾四周，不喜欢这间显得简陋的房子。“你在苏活区不是有一间公寓？”

紫臣放下手中的东西，“我喜欢这里。坐啊。”

洪涛摇摇头，“我还是站着好了。”

她不勉强，径自坐在那张单人沙发上。

“爷爷要你回去。”洪涛望着她说，刻意避开她那双眼睑低垂的冰绿色眸子。

“其他人呢？”紫臣抬起头，目光直视着洪涛。

“他们也希望你能回去。”洪涛语气诚恳的说：“他们都很担心你。”

担心？他们会担心她？就算此刻天塌下来也不会比他的话更令她惊讶。

“洪大律师，看着我的眼睛。”紫臣微微一笑，放柔声音请求道。

洪涛迟疑了下才直视她的眸子，“做什么？”

“你在说谎。”紫臣如冰般的声音宣布道。

闻言，洪涛神色自若的开口，“我说的是实话。”

“请问洪大律师在法庭上也说实话吗？”紫臣紧盯着他，不让他转移视线。

“在法庭上我为我的当事人辩护，说的当然都是实话。”说着，洪涛不由自主的移开视线。

不知为何，他只要一对上紫臣那双眸子就不自觉的想避开，她那双眼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我也希望你对我说实话。”紫臣看着他不自在的转开视线，陡地发觉这个动作她在清扬面前也当做。

“我说过，你家人担心你突然跑掉。”

“那你们为什么说我被人绑架呢？”紫臣假装不解的问。“是不是因为冷家是名望之家，新娘逃婚会给冷家带来不好的声誉？”

洪涛为之语塞。他怎么能说实话？

说当她不见时，冷家人全力封锁这个消息，就是怕它走漏，然后苦思出这个方法，想让紫臣自己回来。

他又怎么能告诉她，她说得没错，冷家人的确是这么想，这样说一定会让紫臣的误解更加深。

依他的观察，其他人或许真是对紫臣失望透顶，而且巴不得将她逐出冷家，但她爷爷冷宇是真正关心她。至于她哥哥冷紫峻，他并没有见过他，因此无从比较起。

紫臣见洪涛不回答，径自点起烟，事实已在他的沉默中揭露，原以为麻木的心竟然隐隐作痛。“洪律师，你可以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洪涛望着她，见她吐出的烟雾将她的脸遮住，让他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跟我订婚乃至结婚，你可以得到好处吗？”紫臣的声音冷得像外头骤降的气温。

“我”

“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紫臣打断他欲出口的辩解。

“是。”洪涛不想骗她，他从紫臣的眼里探出她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只要娶了她，冷宇答应无条件提供资金，让他的律师事务所无后顾之忧，条件是他不能跟紫臣离婚，不论其他冷家人如何待她，他必须终生呵护她、爱她。

洪涛对这条件无所谓，反正他的心全放在事业上，对于妻子的人选他从没期待过，只要能让他事业更上一层楼，娶谁并不成问题。

对于紫臣的逃婚之举他完全不觉惊讶，倒是她一直到他们同游纽约时才逃，这才令他感到讶异。

“我明白了。”紫臣冷笑一声，强迫自己从已经梗住的喉咙里吐出字句。“烦请你回去转

告他们，我不会跟你订婚，更不会跟你结婚，希望你们能就此死心。”

洪涛注视她良久，这才默然的离开。

很久很久以后，紫臣陡地大叫一声，将茶几上的东西全部扫掉，猛烈的摇着头，然后身子笔直跪下。

她抱紧自己，呵呵的笑出声，无神的眸子却流下哀伤的泪水，她再也压抑不住那强烈撞击着自己的剧烈疼痛，直觉的想捉住什么，什么都好……来解救她，把她从这里拉走……

她冲进房里，拿起画笔，打开煮胶的小炉子，不停的画着，思绪也不停的转着。

数不清多少次她曾问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疼，哥哥妹妹陪，她就没有？就算是在寄宿学校，一到假日，同学的父母亲仍是会来接他们回家。

家？这个名词对她而言等于冷漠的同义词。

就因为她的眼睛跟他们不一样，她就得受到这样的待遇？紫臣怨恨的想着。在她凡事都不能有一点瑕疵的父母亲眼中，她就是一个瑕疵品，人们对待瑕疵品的态度是丢弃，他们则是将她丢到寄宿学校，来个眼不见为净。

可是她是人！是个活生生、会思考、会心痛的人啊！她只要一句关心的问候就会满足了，但他们连谎也不愿意撒，逼得她提早面对残酷的事实。

在他们面前她一直在虚张声势，其实她在向他们求援，但他们没听到，反而当她是毒蛇猛兽般避之唯恐不及。

哥哥在她出生没多久就被送到国外留学，她就算想找人诉苦也无处诉；对她根本没感情的妹妹，更是在她回来的时候三天一小讽，五天一大嘲。

哈！这就是外人所说和谐美好的冷家？而她这个离经叛道的冷紫臣就被贴上耻辱的标志。

紫臣的笑声渐转成呜咽终至无声。

她疲累的手握不住画笔，任它掉落地上，她跟着蜷缩在地上，颤动的唇瓣轻喃一声自内心深处求救，“清扬……”

此时，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路上的行人一见洁白的雪片，不由得伸手去接。

“雪！下雪了。”

“复活节要去哪玩？”

“去看复活节游行如何？”

“好啊！今年我还想跟着队伍走呢……”

“妈咪，我要自己做彩蛋！”

“好，小宝贝，不过你可要有耐心哦！不要像去年做了几颗就不做了。”

“不会啦……”

“答应妈咪的话要做到哦！”

“嗯！”

此时，清扬正在将庭院一些不耐寒的植物搬进车库中，他突然听到紫臣的呼唤声。

他停下手边的工作，四下望了望，并未见到她的人影，他不禁暗笑自己的错觉。

可是他的心中却残留着紫臣那声呼唤包含的痛苦和无助。

他甩甩头，将心思重新放在工作上，不再心有旁骛。

静然中，有几朵雪花透过窗口缝隙飘进屋内，落在紫臣的脸上，然后，融化在她肌肤的温度中……

清扬盯着办公室外的空位出神。

紫臣从来不迟到，今天怎么反常？到现在……他抬眼瞄了下墙上的时钟。

十二点整，都还不见她来呢？今天一早，他送咏欢去甘乃迪机场搭飞机，所以迟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上班，可是他一来竟然看见紫臣的坐位是空的。

昨天以为是错觉的那声呼唤再次涌上他的心头。

清扬两道眉毛缓缓的向中间聚拢，搁在桌上的右手，有规律的以手指敲打桌面，过了一会儿，他决定打电话到紫臣的住处，当他拿起话筒要拨号时，这才想起她的住处并没有装电话。

轻叹一声放回话筒，他又维持着相同的姿势，未几，他倏地站起身。

去看看吧！不然，他很明白这份焦躁是不会消失的。

“紫臣。”清扬敲了敲门后轻唤道。

没有响应。

他再次敲敲门，还是没有响应。

难道她不在家？对了，那晚他同样敲了好久的门，以为她发生什么事用力撞开门，结果，她就站在客厅发呆，对他的呼唤置若罔闻。

这回他学聪明了，他先转动门把，旋即讶异的微挑一眉，门没锁，他的眉头不禁锁得更紧了，心底突生一股烦躁。

她在做什么？没锁门想让公寓被小偷光顾吗？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看见茶几旁散落着打火机和一包烟，而茶几似乎有移动过的痕迹。

此刻，清扬的心情不由得沉重了起来，再环视一下四周，没有紫臣的影子，也许她在房间。

清扬没有迟疑的往左方移动，轻转动门把，悄然推开门，光线是来自面向门的窗户，衣柜在他右手旁，左方是一张单人床，上头没人，连睡过的痕迹也没有。

“不在吗？”清扬心底的烦躁更深，他取下无框眼镜，轻拨着垂落额前的发丝，发现窗户旁有张很大的桌子，上头有一幅大约一百多公分的画作，由于光线的反光，所以他看不清楚上头画的是什么。

他走进一看，觉得时间突然静止流动。

这是一张人物画，背景只用天蓝色的颜料着上，画中人微侧着脸，略微高抬的下巴让整张脸沐浴在阳光下，他抬手将垂落在额前的头发往上拢，露出因光线刺眼而微眯的眸子，长长的睫毛遮去了黑眸散发的冷冽，挺直的鼻梁，微征上扬的唇角，柔和的轮廓，脸上是种陷入思绪中的表情。

画中人在阳光下几乎变得透明，这幅画的色调和画中人的表情都很柔和，像是在强调那份透明感，可是画中人的神情又加强了画的实体感。

清扬眯起眼，这是他，画中人物是他！

他什么时候变成模特儿怎么没人通知他一声？

清扬轻喟一声，想找到紫臣的念头愈来愈旺盛，脚步一动，踢到了一个硬物，他低头一看，是那本素描本。他弯腰台起之际看见另一幅画，同样是人物画，而且画中人依然是他。

这回是他在睡觉，脸上的表情很安详，有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同样的，在大量的光线照射下，他看起来显得透明，却多了一股清爽与惬意。

清扬不禁要怀疑这真的是他吗？他拨拨头发，眼角瞄到桌子底下有一绺发丝，他起身走到另一边弯下腰，看见他遍寻不着的人就躺在桌下，双眼紧合着，眉头微蹙，额上布满汗珠。

“紫臣。”他轻唤着。

躺在地上的紫臣在朦胧中听见熟悉的声音，勉强撑开沉重的眼皮，但她看不清任何东西，她放弃的再次合上眼，又听到熟悉的声音唤着她。

“紫臣。”清扬蹲在她身边轻唤。

她还活着吧？

这次紫臣没有试着睁眼，她混沌不已的脑袋闹哄哄的，她什么都不想做了，什么都……

清扬扶起她，伸手轻触她的额，好烫！难道昨天一整晚她就躺在这儿？

他的心不明缘由的紧缩，凝视着她苍白的痛容，感觉胸口像被掏空似的，他不禁紧抱着紫臣，茫然无依的感觉由他的心蔓延到四肢百骸，他不由自主的发起抖来，觉得好冷。

他慌了，目光呆滞的盯着紫臣，手无意识的将她环得更紧。

“紫臣……你不能死……”清扬喃念着，呆了半晌才回过神，迅速拉过床上的被子抱住她，然后抱起她往外冲。

“啧啧！好画！把清扬的神韵完全捕捉出来，只是他平常睡懒觉时看起来有这么漂亮吗？”宋星衍歪着头问着其他人。

适才他一踏进风人院的门时，就被客厅摆的这两幅画给吸住目光，连忙挤到原本就在观望这两幅画的驻院人们身边。

“星衍，回来啦！”站在他旁边的清逸这才“看”到他。

星衍给她一个笑容，指着眼前的画问：“这是谁画的？”而且还没被清扬拒绝。

“冷紫臣。”皓轩答道。

刚刚他、雷和力凯去紫臣的公寓把她的行李全搬回来，看到这两幅画时他们也着实呆了好久。

“清扬的睡姿有这么天使吗？”星衍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清扬竟然被美化成这样。

“不知道。”昀樵耸耸肩，“平常看到他占着沙发睡懒觉，只想一脚踹他起来，哪会注意他睡着了像什么东西。”

“我知道冷紫臣的风景画很有名，可是不知道她的人物画也这么好。”绯羽目不转睛的盯着画，喃喃道。

画里的每一笔、每一个色彩都是用了极大的心力，让人能轻易感觉出来紫臣对清扬的感情。她望望身旁的丈夫。

力勤给她一个微笑，不高不低的声音正好传入大伙的耳里，“这个冷紫臣不简单。”

“的确。”这一点所有的驻院人全数认同，但可不是因为这两幅画，而是因为清扬抱紫臣回来时，那副仓皇的样子让他们以为天塌下来了。

结果，紫臣只是着了凉，染上“重”感冒，加上发点“高”烧而已。可是看清扬的模样好似紫臣已经没救了那般严重，害他们跟着担心个老半天。

要说之前他们对冷紫臣没什么印象，在见到清扬的模样后也知道该去加深印象与了解了。

“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星衍突然神秘兮兮的说。

“什么？”

“打从清逸结婚开始，你们就一个接着一个在一年内结婚的结婚，恋爱的恋爱，没有一个例外的。”星衍拍拍胸口，“幸好我不是风人院的人。”

“哦？”其他人异口同声唱起合鸣。

“星衍老兄，别忘了自从你兄弟皓轩娶了我们家清逸时，你就已自动升格成为咱们风人院的一员，所以，你就不必再否认你的身分。”晴砚率先发难。

“如果清扬真的顺利在今年结婚……不要说结婚，只要他爱上某个女子，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明年可能就是你。”昀樵幸灾乐祸的说，乐见星衍有点苍白的脸色。

“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从我开始的，是从大姊跟大姊夫结婚开始。”清逸辩解道，怎么可以把事情算到她和皓轩头上呢？

“清逸，怎么，你大姊我跟我心爱的人结婚是碍到你的眼吗？”清逸话才说完，就传来君樵“温柔”的声音。

“没……没有啊！”清逸连忙赔笑道，“我是在反驳星衍说的话啦！”

她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说明她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大姊和大姊夫这段姻缘还是他们撮合的。

“星衍？”君樵微挑眉，望向星衍，然后注意力全部披星衍身后的两幅“清扬”吸引过去。

“谁这么有勇气画清扬，而没被清扬揍个半死的？”君樵的问话让其他人笑出声来。

“咦，说了什么笑话这么好笑？”裴颖豪牵着女儿季桦的手，甫进屋便听见驻院人的笑声。

然后他也看到那两幅画，同样呆愣了下，季桦更是挣脱父亲的手凑到前面去看。

“哇！清扬舅！是清扬舅舅耶！”季桦指着画大叫。“好漂亮哦！”

“谁画的？”颖豪问着坐在沙发上的昀樵。

“冷紫臣。”昀樵答道。

颖豪点点头，把一些生产用书拿给雷。“这对你有帮助，昀樵才怀孕几个月，怀孕初期就要补充好营养。”

雷虚心地接过，感激的说：“谢谢。你们好细心，皓轩回来的是时候也是拿了一堆书给我。”

颖豪和皓轩两人交换一个眼神，他们会这么细心的原因是，他们的老婆虽然怀了孕依然很好动，所以细心的是他们而不是她们。

“对了。”雷把颖豪跟皓轩还有力勤拉到一旁说悄悄话。

昀樵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来低声问绯羽：“小嫂子，你跟老大什么时候要生？”

闻言，绯羽红了脸，“年底吧！力勤才在跟我讨论说可以有个孩子吗？我看你们有子万事足的样子也很想要有个孩子，所以我们的生产计划是订在今年底。”

“生孩子啊……”晴砚脸上的神情好似那仍是很久以后的事。“力凯，你希望我们什么时

候生小孩？”

力凯没有说话，只是温柔地笑了下。

“顺其自然吧！”君樵拉着女儿坐下，不让她将那两幅画弄脏。“对了，老三呢？怎么没看到他？”

“楼上房间。”清逸神秘兮兮的说。

“跟着画这两幅画的人。”晴砚补充道。

“她生病了。”昀樵解释着。

“噢。”君樵轻呼出声，从他们刻意压低的声音语调里探出了其中的奥妙。

清扬的房间在上楼后左转第三间，一进房间，会立刻被房间里的黑曜岩地板吸引住，光洁的表面让人可以看见反射的影像，又像是一个大黑洞，直要将人吸进去般。

再来就是漾着柔和光彩的原木墙，左方靠近门的地方有个米白色的衣柜，再往前望去面对着门的方向有三大片窗，每一个窗口都放有一盆桂花，在浅蓝色的窗帘下若隐若现，最左边的窗棂前有一张米白色的书桌，上头只有一个相框，摆的是半年前拍的全家福，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再往右看去，是一张双人床，上面铺着米白色的床单。

此刻，上头躺的是打完针正在睡觉的紫臣，而清扬则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床头柜的小灯开着，但压得很低，使得整间房间呈现一片昏暗。

清扬合上那本素描本，望向床上安睡的紫臣，伸手摸摸她的额，另一只手则探向自己的额，她仍是有点烫。

她的睡相比醒着时的故作冷漠多了几分孩子气，他从没有这样看过一个人，好象可以凝视她一辈子而不会腻。

他想起在桌子底下发现她时，她的样子像是死了般，一点生气也没有，不可讳言的，他真的吓到了！

而且吓得十分彻底，当年力凯发生严重的车祸时，他还能勉强保持镇定，但紫臣才感个冒，他就慌得连手脚都不知该怎么摆。

清扬轻啁一声，CECILY和咏欢说得没错，他是她对她有感觉，还是十分深的感觉。

因为在意她，在意她对他说过的话和行为，才会孩子气的想要保护自己早已让紫臣占领的心。

“嗯……”一声细小的呻吟自紫臣口中逸出。

“紫臣？”清扬轻唤着，心弦悄然绷紧。

紫臣勉力睁开眼，当那双冰绿色的眸子呈现在清扬面前时，他有说不出的狂喜。

“紫臣。”清扬握住她伸出的手，轻抚过她的脸颊，她的手和脸颊一样的热。

紫臣眨了眨眼，循着声音望向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只约略看见他的轮廓，但她立刻就认出了清扬。

“清扬……”她小声的唤着，这声呼唤一出口，她的眼就涌上一股泪意，好象她一直想这样叫他，但是她一直唤不出口。

“嗯？”清扬给了她一个微笑。“你感觉怎样？”

紫臣露出一个身处在梦幻中的笑容。“我是不是在作梦？”

她只记得自己强烈的想见到清扬，虽然明知见到他还是不能做什么，但她就是想见他，潜意识里，她认为见到清扬或许可以让自己痛苦的心获得一点纾解。

一定是在作梦，她没等清扬回答就自行下了结论。

清扬笑了笑，将自己冰冷的手贴上她滚烫的面颊，“凉不凉？”

紫臣微笑地点头。

“那就不是在作梦。”清扬柔柔凝盼。

“我希望是作梦……”紫臣便不上力的手指轻握住他的手。“这样就算我说什么，也只是在梦里而已。”

“你想说什么？”没关系，她可以当是作梦，只要他知道是真实的就行了。

“我想画你。”紫臣眨眨仍显沉重的眼皮，感觉说话的似乎不是她，可她却很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声音。“一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画材。”

“嗯。”清扬以笑容鼓舞她继续说下去。

紫臣再次眨眼，泪水滑落眼角，“我记下你所有的表情……记下愈多愈有种偷窥感，愈了解你……我的心里……被淹没……”

清扬握着紫臣手的力道加重了些，心跟着揪紧。

“紫臣，说下去。”他温和的命令，伸手拭去她的泪水。

“我好害怕。”

“为什么？”

“我会被你吸进去……我不知道怎么去爱……我没有爱给你……我想灭掉对你的火，可是我没有灭掉……它烧得我好痛苦……”紫臣觉得好累，话说得断断续续的，“我好孤独……可是看着你我竟然觉得……开心……”

“紫臣？”清扬望着她昏昏欲睡的容颜。

“……想爱你，可是……”紫臣无力的转动眸子，然后像是累得撑不下去似的再次合眼，沉沉睡去。

清扬凝视她良久，另一只手抚过她的发，在她的额上印下一吻，心里明白终于找到属于他的另一半了！

他笑着对自己也是对紫臣喊道：“不要只是想，要付出行动。”

“说得好。”君樵不知何时出现在他房里，听到他的话，立刻出声附和。

“大姊。”清扬的视线仍是凝在紫臣身上。

“需要效劳吗？”君樵含笑问道。

“我要她的爱。”清扬眸里出现掠夺的光彩。

“没问题。”君樵笑着拍胸口保证道。

他这才回过头看着他大姊，并给她一个笑容。“谢谢你们。”

君樵只是挥挥手，转身离开房间，留下清扬和沉睡中的紫臣。

清扬动也不动的凝盼着紫臣，脑中闪过无数个画面，最后，他轻柔的笑了下，俯身亲吻她灼烫的唇瓣。

仍发着烧的紫臣露出一个微笑……

紫臣作了一个好梦。

她梦到最近对她冷淡疏远却有礼的清扬对她笑，握着她的手，柔柔的望着她，用轻柔的语气跟她说话……如果这是真的，该有多好。

紫臣不想睁眼，不想去面对现实跟梦境的明显差异，若是可以的话，她想一直睡下去，这样她就可以保留那份甜蜜。

但是阳光斜射入房，正好就照在她脸上，让她不想醒也难。

唉！她在心底暗叹一声，无奈的睁开双眼。

咦？紫臣盯着陌生的原木天花板，她半坐起身，却发现浑身没什么气力，好象刚做完激烈运动一样的累，可失去力气远比不上眼前陌生的景象有震撼力。

她眨眨眼，再揉揉眼，然后她用力捏了脸颊一下，痛得她皱眉，“痛！”

不是梦！她没在作梦，但她怎么会睡了一场觉后，醒来就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她记得洪涛来访，她难过的拚命画画，画到最后，她突然好想见清扬……然后……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是哪里？紫臣眸子溜转着，看到外头窗台上的桂花，不禁起身靠近些看。

她隐约听到外头吵闹的声音，连忙探头出去看，才发现大地已让一层雪白覆住。下雪了？怎么她才睡一觉起来，天地就为之变色？

她的视线胶着在庭院里的几个男子和孩童身上。

一个金发的高大男子正拿着铲子在铲雪，不时抬头对着另一个黑发男子吼道：“宋星衍，不要以为跟孩子们玩就可以躲避铲雪的责任。”

好标准的中文，紫臣不由得眯眼笑了。

那个叫宋星衍的男子摊摊手，拍了拍裤子上沾到的雪，出其不意的朝那个金发男子丢个雪球。

金发男子咕哝诅咒了几句德语后也朝他去雪球，然后，连原本绕在他们身边的小女孩和另一名小男孩也跟着加入战圈。

小女孩尖叫一声也捏了两个雪球去向两个大人，那个小男孩也有样学样的乱丢，然后自顾

自的笑出声。

两大两小最后玩成一团，直到有人从屋内出来制止他们。

紫臣看着那个发长及腰的女子踩着优雅却微跛的步伐，先将身体已有一半是埋在雪堆中的小男孩救出来，再轻声对着两名男人说了几句话，他们两个就安分的拿起铲子铲雪。

那女子一手拉着小女孩，一手抱着小男孩转身进屋，留下两个努力铲雪的男人。

“她是我大嫂，谷绯羽。”清扬的声音突然在紫臣的身后响起。

闻言，紫臣浑身一震，迅速的转过身，不敢相信的瞪着站在面前的人。

清扬望着她讶然的神色，遂一动也不动的任她看个够。

她在作梦！对，她一定在作梦，这是梦，她还没醒。紫臣眨眨眼，拚命说服自己这是幻像。

“你不舒服吗？”清扬伸手轻触她的额，再摸摸她的脸，然后极其轻柔的扶她躺回床上。

紫臣感受到清扬的体温，摇摇昏胀的脑袋，“我一定在作梦，梦还没醒。”

“小臣臣，你没在作梦，你所看见的全是真实的。”清扬用那种甜得腻人的口吻说着，并朝她露出一个笑容。

“天！我的天！”紫臣完全让眼前的事实击倒，她想躲开清扬，可是她发现清扬压在她身上，两人之间只隔着一床被子。

“你没事叫天做啥？”清扬“好奇”的问。

“你……我怎么会在这儿？”紫臣像只受惊的小鹿，冰绿色眸子盛满不知所措的望着眼前活像猎人的清扬。

“昨天我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咻’的一声，一个重物就落到我怀里，我正想破口大骂时，便认出是你。”清扬耸耸肩的说。

“你骗人。”紫臣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词，她怎么可能会跑来他家，还以那种不可能的方法出现，上次来差点被他掐死，还不够吗？

“我怎么会骗人。”清扬眨眨那双无辜且诚恳的黑眸，可怜的语气像在指控紫臣污蔑他。

紫臣戒慎恐惧的盯着他，“我要回去。”

“什么？你要回去？！”清扬像是听到什么世纪大新闻般的瞪大眼，然后露出一个为难的表情，吞吞吐吐的说：“这样……不太好吧。”

她皱起眉头，察觉自己无法装出冷漠的模样。是厌倦了？抑或是……她轻摇下头，不想追究原因。

“为什么？”她望着压在身上的男人，心陡地揪了下，现在的清扬跟前些天的清扬比起来热切得多，她不由自主的露出个小小的笑容。

“因为……唉！”清扬叹气的模样只差没捶胸顿足。“说起来是我害了你。”

“什么？”害她什么？难不成是他把她带来他家的？

“适逢复活节，我的家人全部都来纽约过节。昨天，你突然掉下来的巨响吸引他们前来观看，我……”清扬故意住口不说，如愿见着紫臣略显焦急的面容。

“你怎样？”紫臣背脊突生一股凉意。

“我为了解释情况，跟他们撒了一点小谎。”清扬趁她不注意时执起她柔若无骨的手。

“你撒了什么谎？”紫臣心中的不祥感愈形扩大。

“我跟他们说……说……”清扬说得愈慢，紫臣心头愈不安。

“说什么？”紫臣急着想要起身，但她忘了自己根本没什么力气，而且清扬还压在棉被上。

“我跟他们说，我们是男女朋友，你来看我……呃……你知道的，我们正在亲热的时候，你不小心跌下床，所以……”清扬好笑的看着她白的颊上忽地飘上两朵红云，红唇因惊愕而大张。

“你为什么要开这种恶劣的玩笑？”紫臣愤怒的低吼。他怎么可以破坏她的名誉？

“这是唯一可以解释当时我们那种处境。”清扬的声音里有着浓浓的难过。“你知道吗？你掉下来时正好掉在我身上，然后我过度震惊就抱住你，而我睡觉的时候习惯不穿”

“别说了！”紫臣捂住耳朵，受不了的大喊。

清扬唇角忍不住上扬，但他马上制止笑意。“紫臣，你发了一夜的高烧，我担心死了。”

紫臣还没从前一个打击恢复过来，现在清扬又给她另一个打击，害得她什么反应都做不出来，只能呆呆的望着他愈来愈靠近的俊脸。

清扬凝望着她，举手轻拂过她的脸颊，唇再轻轻地覆上她微张的唇瓣，用舌头爱抚她干裂

的唇，趁她惊愕之际，把舌伸入她口中，缠住她的舌，忘情地吸吮着。

紫臣感觉体内起了变化，冰冷的身躯逐渐融化，然后开始燃烧，她滚烫的身子自动迎上清扬的身体，环抱住他，加深这个吻，让心窝深处更加契合，她克制不住的呻吟出声。

她便尽力气抱着他，想让颤抖的身子寻找到支撑。清扬的手滑进她的上衣，滑上她沁着薄汗的背，解开她胸衣的扣子，修长的手指攫着她的项背，灼热的唇移到她的耳垂，轻轻舔舐着。

“啊……”紫臣全身敏感的一震，口中不禁发出一阵低吟。

“紫臣……”清扬原本清朗的声音此刻变得如黑夜般危险低沉，他的手掌覆上她胸前的圆润，轻轻揉捏着。

紫臣颤抖得更加厉害。“我……”

“叫我的名字。”清扬在她耳畔轻声命令着，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耳边。

“清……清扬……”紫臣意识不清的凝视着他，她的手指穿过他的发丝，为它柔软的触感轻笑，她不愿多想，只想好好把握这一刻。

但清扬可不这么想，现在要了她只会把她更推离自己，他要的可是长久，而不是短暂的欢愉。

他勉强压下满腔的欲火，缩回他的手，捧着她的脸送上一吻。“好了，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经过一番‘激烈的运动’。”

他望着紫臣的笑容褪去，迷蒙的眸子转为清明，“我希望你能帮我圆谎，好让我在家人面前下得了台。”

紫臣想拒绝，他撒的谎关她什么事？而且她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来这里的，就让清扬的话弄得震惊不已，现在她又陷入清扬的挑逗里。

可是她欲出口的拒绝在见着清扬的脸时全消失无踪，他甚至没有刻意摆出可怜的样子，只是笑着等着她的答案。唉！她注定要栽在他手上，即使她非常努力的跑开。

她点点头，意外的看见清扬露出一个真挚无比的笑容，霎时有些呆了。

“好，那我扶你下楼。”清扬先拿了件大衣给她披上，这才抱她起身。

紫臣惊呼一声，“你说要扶我的……”

“但是我发现用抱的比较省力。”清扬笑着朝她眨眨眼。

紫臣挣扎着想要下来，白皙的面颊染上两抹红霞。“我……我自己会走。”

这样的清扬让她无所适从，她不知该如何反应。

“不行，我说过你发了一夜的高烧，生病生得很严重，怎么可能有力气走路呢？”清扬说什么也不肯放她下来。

“我……我不习惯……”紫臣不习惯跟人做身体的接触，她觉得那是一种交换温暖的表征，她没什么温暖可以给人，所以她很排斥。

不过，她却不排斥清扬，可是……

“不习惯什么？”清扬将她抱得更紧，温暖的黑眸望进她的眸里。

“我……”就在说话间，他们已经下楼，而且面对着客厅那一大群人。

绯羽、晴砚、昀樵、清逸、皓轩、蓝羿都在客厅，其他人则出去采买物品。

紫臣望着他们，不由得畏缩地把脸埋进清扬怀里。

“别怕。”清扬隐含笑意的声音安抚了紫臣惶惑的心。

他将她放在长沙发上，在她左边是绯羽，右边则是晴砚，他则坐得远远的。

“清……”紫臣有些不安的望望绯羽和晴砚。

“你好，我是清扬的大嫂，谷绯羽，清扬受你照顾了。”绯羽的声音将紫臣的注意力拉回到她身上。

谷绯羽？紫臣想起清扬刚刚在房里跟她提起的名字。

面对绯羽的笑容，她也回以僵硬的一笑。事实上她希望自己赶快恢复以前那个冷漠的冷紫臣，这样她才不会这么没安全感，她唯一认识的人又离她那么远。

“嘿！还记得我吗？”晴砚轻拍她的肩。

紫臣立刻转头望着她，认出她是那天去找清扬的那个女人。

她点点头，“你好。”

此时，原本在一旁玩的蓝羿起身走到紫臣面前，将手上的娃娃递给她，“飘飘！”

绯羽和晴砚互视一眼，不约而同的笑了笑。

紫臣呆了好久才回过神，并给蓝羿一个真挚的笑容。“乖乖！你自己玩哦！”

“飘飘！”蓝羿露出一个笑容，紫眸熠熠生辉。“飘飘的姊姊。”

闻言，紫臣不禁红了脸，但心头的不安却就此消失，她摸摸蓝羿软嫩的脸颊，“谢谢。”

“咳！”清扬看不过去的轻咳一声。“皓轩，过来管管你儿子，叫他不要随便勾引他舅舅未来的老婆，要是她跑了，我唯你这个家长是问。”

“风清扬！”紫臣低叫一声，惹来其他人的取笑。

皓轩上前抱起儿子，“这只能证明你老了，我儿子年纪轻轻就这么有魅力，长大肯定更有魅力哦！”

他边说边将蓝羿举高，逗得蓝羿咯咯的笑出声。

清扬哈的一声大笑。“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孔融故事中的名言啊？”

“孔融让梨吗？”昀樵好奇的接口。

“不，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清扬讽刺道。

皓轩也不生气，只是笑着回道：“既然你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不回敬你一句。敢问你不是因为小时了了，所以大了才不佳呀？”

清扬被反将一军，只能尴尬一笑。倒是紫臣见状，不由得笑出声。所有的人都望向她，在心底为她的卸下防备而松口气。

“你看，连紫臣都在笑你了。”昀樵摇头叹道：“我看，你还是娶个老婆好过复活节吧；不然，今天你注定要孤家寡人一个，多可怜啊！”

清扬笑了笑，眸子锁在紫臣身上，“我有紫臣陪我啊！有她在，我就不会寂寞了。”

他的话让紫臣再次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紫臣，你跟清扬……”晴砚佯装讶然的盯着紫臣。

紫臣百口莫辩，只好点点头，顺道投给清扬一个责备的眼神。要开始也不先通知一下！

“是吗？太好了。”绯羽握住她的手，紫臣对从绯羽身上传来的温暖有点不太适应，但不排斥。“紫臣要是嫁给咱们清扬，我们也就不用再担心清扬没人要。”

什么？紫臣震惊的瞪着绯羽，她什么时候说要嫁给清扬了？

她还来不及反驳，又听见清逸举双手赞成说：“我们家最后两个单身汉之一终于要娶老婆了！”

“我……”紫臣才起个头，晴砚就跟着说下去，让她无法辩解。

“我们得赶快看个日子上门提亲，并开始准备婚礼事宜。”

“对呀！我看我们先去挑他们的结婚礼物如何？”昀樵也开口附和，眸里的笑意盎然。

“不对，应该先跟婚礼筹备公司联络一下，我记得上次帮晴砚和力凯筹备婚礼的那间公司办得不错。”皓轩也来凑热闹。

紫臣看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不亦乐乎，却没人肯停下来听她说话而显得有些慌张。

而这慌张在见着搁在墙角的两幅画时更加加深。

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知道她为这两幅画下的心思，可以轻易的看出她的心。

她震惊的望向清扬，他则回她一个笑容，她不敢相信的捂住自己的嘴。

她看见清扬眸里的情感，记忆回溯到她作的那个梦……不，那不是梦，那是真实的！

老天！她对清扬说了些话……她……

紫臣的嘴张了又合，想说些什么，泪水却已先行掉落。

她深吸口气，没有发现驻院人们在清扬的眼神示意下全上了楼，躲在楼梯口偷听。

“紫臣。”清扬半跪在她面前，柔声唤着，举手拭去她的泪。

“你……你看到了？”紫臣低哑的嗓音透着深浓的绝望。

“对，我看到了。”清扬明朗的嗓音跟紫臣的正好成对比。

“你也听到了？”冰绿色的眸子隐藏不住她心中的情感。

“对，我也听到了。”他伸手固定住她的头，不让她转开。

“我不是……不是有意的……”紫臣皱起眉，紧张的扯出个笑容。

清扬沉默的望着她。

紫臣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颤声道：“我想……我该走了……”

“是吗？”清扬笑问。

她怯怯的点点头，现在她只想回去好好的为自己的失言自责一番。

“可是……”清扬隐去话尾，如愿望见紫臣眸里的警戒升高。

“可是什么？”紫臣最怕清扬这样说话，因为这代表他要说的是对她震撼性很高的话。

“我把你的家当全都搬来风人院，连你的房子也退租了。”清扬苦恼的皱起眉头，一脸“无辜”的看着她。

“为什么？”紫臣不解的问。

“因为……”清扬顿了顿，露出一个璀璨的笑容，他拨开遮住眼睛的头发。“我想要和你一同分担你的心事，你所承担的一切，你这副纤细肩膀扛起来的一切，我想帮你。”

紫臣双眼紧盯着他，在评估清扬话里的真实性。久久，她别开视线，“那是我的事。”

“所以我要帮你，与你一同分享。”清扬低柔的说道。

“我不用你帮我！”紫臣不明白他怎会变得如此温柔。“我……你到底是什么事？”

清扬那双似夜的黑瞳怜爱地望着她，“我听到你在求救，我听到你在呐喊我的名字。”

紫臣愣住了，她轻摇头，有些无措的蹙起眉。“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我除了画画的才能外，什么都没有，你想要从我这儿拿走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拿。”清扬双手捧着她的脸，“我要的只有你，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

“你在……”“同情”两字让清扬吻去。

“你知道的，同情这两个字不存在在我的人生辞典中，我一旦认定的事物，便会不择手段去得到，包括人，你应该是最了解的，不是吗？”清扬目不转睛的看着她。

紫臣迷惑的回望着他，心思紊乱的无法理清。“为什么？”

“因为这么多年来，唯一看透我的只有你。”清扬也很惊讶紫臣竟然能够将他内心的变化捕捉得那样透彻。“你用画笔把我赤裸裸的呈现出来。”

那本素描本中有好几十张他的素描，但每一张的神态都不一样。从笑意盎然到冷漠以对，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全清楚呈现在她的画笔下。他内心的震撼无法形容，纵使心中仍有些许迟疑，但是他知道绝对不能放紫臣走，否则她就只会在他的回忆中出现而非陪伴他每一日、每一刻。

“那CECILY呢？她该比我更了解你才对。”紫臣想起清扬在CECILY中弹那天的表情，不自觉的轻咬下唇，心头微泛起酸气。

“CECILY？”清扬终于明了紫臣在闹什么别扭。“你在吃醋。”

“我才没有。”紫臣羞赧的则过脸。

“紫臣。”清扬扳过她的脸，笑道：“CECILY是我以前在街上混的时候认识的好朋友，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只可能是朋友。你相信我吗？”

紫臣听出他不是再说谎，她怯怯地将手覆上他的脸庞，冰绿色的眸子盈满泪光，“我爱你。”

清扬一震，没想到会听到紫臣说这句话。

“我爱你，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你。我每次一靠近你，都觉得自己快让你吸走，我……”紫臣深吸口气，试一次吧！试着敞开她的心一次，让清扬留在她的心中，让她永远记得清扬的温暖。

她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鼓起勇气道：“你可以教我吗？我会是一个好学生的。”

清扬凝睇她良久，才露出一个笑容，伸手搂她入怀，“我是个好老师。”

紫臣唇角上扬，紧抱住他结实富弹性的腰，觉得冰冷的身子再次让他点燃。

偷听的一群人全都很有默契的上楼，留给他们一个独处的空间。

复活节，是会有奇迹出现的啊！

紫臣轻抚着摆在饭厅的那张白色椭圆形的桌子，想着想着，不禁自顾自的笑了起来。

“想什么？”清扬的手自她身后环上她的腰，说话的同时，也将下巴搁上她的肩膀。

“你们吃饭的时候都是坐一起的吧？”紫臣将手覆上环在腰际的大手。

“嗯。本来只有七张椅子，后来大姊和姊夫结婚后，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也都是有可能结婚的，而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以前有过一个小小的约定，就算各自成了婚，我们的感情还是不变。”清扬低笑一声，“你知道这很不容易，我们平常虽然散居各地，但是我们的感情仍然很好，现在他们各自有家室，我们更努力维持这份感情。”

“看来你们维持得很好。”紫臣听出清扬语气里的笑意及满足。

“R I G H T。所以为了日后的另一半，我们才决定添了这些椅子，就连咏欢、星衍的都

帮他们预备好了。没见过我们这么细心的家族吧？”清扬笑问道。

“是是是，你们最厉害了。”紫臣轻笑出声。

“喀擦”一声，他们俩一同望向声源处，只见晴砚拿着相机正在为他们拍照。

“啊！”紫臣低叫一声，想起了一个熟悉的画面。“你是那个在PUB拍我照片的人！”

晴砚笑着扬扬手中的相机，“你现在才想起来吗？你好，我是游晴砚，老五力凯的妻子。”

“游晴砚？你是那个摄影世家游家最小的女儿？”

“讶异吗？”晴砚不以为意的笑了笑。

紫臣盯着身后的清扬，想起皓轩是老大清逸的丈夫。风清逸的建筑才能连她这个门外汉都曾听闻，因为冷家曾想请清逸帮他们设计一幢住宅，但清逸以工作繁忙而拒绝。

而老大风力勤不就是那个知名的外科医生？风君樵就是那个计算机天才，她丈夫裴颖豪是宏儒信息的副总裁；老四风昀樵是风氏企业的总裁，其丈夫雷是德国洛斯企业的负责人；老五风力凯则是风氏企业的副总裁。

“紫臣，你怎么了？”清扬见她望着自己发呆的模样，不禁担心的在她呆滞的眼前挥挥手。

“嘎？”紫臣回过神，连忙露出一抹笑容安抚他。

“在想什么？”清扬拉开一张椅子让她坐下。

“你们家里的人个个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紫臣惊讶的发现他们身上没有一丝贵气，只有亲切和暖的气息。

“就算再怎么有名，也只是我们的家人而已。”清扬轻抚她的颈背，“紧张吗？”

紫臣摇摇头，“只是没想到。”

“别担心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力凯那一家子的人，可是相处后就可以发现其实他们人都很好。”晴砚看出紫臣心中的忐忑，遂说出自己的经验。“而且他们会主动接近你，让你很快消除掉陌生的感觉。”

闻言，紫臣这才稍感放心。

“晴砚，来帮忙藏彩蛋，紫臣也来。”君樵一出现就将两个女人拉走。

紫臣不停的回头看清扬，清扬给她一个笑容，凝望着她的背影，脸上的笑容让人感受到他心里的幸福。

突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下，他一抬首便看见大哥站在他身旁，“老大。”

力勤笑了笑，“终于你也找到了！”

清扬重重的点下头，“虽然我们才刚开始，但是我很珍惜。”

“感情是两方面的事，不要让你的一意孤行和外在压力毁了她这么一个敏感细致的女孩。”力勤提醒道。

“我明白。”清扬了解大哥话里的深意，爱人不光是要求对方一味的为自己牺牲和奉献，而是双方都要付出的相对情感。

若只是一厢情愿，到头来两个人都会受伤。

力勤见状，微笑地拍拍他的肩，“明白就好。来吧，女生们去藏彩蛋让我们这些男人找，我们也不能落居人后，要请小间谍替我们探消息。”

在复活节时风家的习惯是女性同胞负责藏彩蛋，而由男性同胞们去找，而且找的还要是另一半绘的彩蛋，若是辛苦找到的彩蛋不是另一半绘的，反而是让别人捡了便宜。

以往这项游戏玩不太起来，但自从他们陆续结婚之后，这项游戏就成了复活节的重头戏。

两个小时后。

“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一串连绵不绝的惨叫声几乎要掀掉风人院的屋顶。

“什么不公平，你输了就该认命。”另一个含着笑意的声音紧接着响起。

“蓝皓轩，我宋星衍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你！”星衍懊恼的大叫，低头望着手中破掉的彩蛋，他原本护得好好的，却在进门时遇上皓轩，一个不小心就让皓轩把其中一些彩蛋弄破了。

皓轩扯开一个“你能奈我何”的可恶笑容，反正他弄都弄破了。

星衍愈想愈不平，恨恨的瞪着皓轩，这个可恶的罪魁祸首竟然还笑得出来！

“蓝皓轩，你完了，我发誓等假期结束一定要派一些高难度的工作给你，让你日也忙夜也

忙，忙到家庭破碎，忙到穷困潦倒！”星衍愤恨的大吼，一边为好不容易才找齐的彩蛋哀悼。

由于只有星衍一个人是单身，所以他得负责找出所有人绘的彩蛋，而且不可以破掉。就在他边骂边诅咒边找，好不容易找全了，却因皓轩的一个恶作剧让他功亏一篑，所以此刻星衍的心情可说呕到极点。

“我不在乎，反正像我这种菁英，忙是应该的，世界各国的高难度案件哪一件不是在等我去处理？而且我和清逸感情是坚不可摧的，要破坏你就来破坏看看。”皓轩双手一摊，一脸等着看星衍会受到什么好玩的处罚的欠K样。

“哈哈，星衍，你大难临头了。”清扬搂着紫臣，幸灾乐祸的笑看着犹如斗败公鸡的星衍。

星衍不是滋味的回道：“不是年年的复活节都这么倒霉的，我还记得去年的复活节，有人说他一辈子也不会结婚恋爱，今年这个人就食言交了个女朋友，哼！我等着看那个人会不会因为食言而肥得像头猪。”

清扬闻言不在意的大笑，“你还是担心会被怎么整比较要紧。”

他“好心”的提醒，让星衍的心思回到初时的沮丧。

呜……为什么以前大家一起玩，大家一起被罚，曾几何时，只剩下他一个人受罚。

星衍想了想，决定下次不来风人院当唯一的标靶，省得到最后他得面对像清扬前些日子的那种寂寞。

“咦，星衍怎么了？”紫臣不解的望着星衍沮丧的模样。

不到半天，她已经和风人院的人都混熟了，露出的笑容比今天以前加起来的次数还多，心境也开朗许多。

“一会儿他就要面对史上最好玩的酷刑，哈！”清扬孩子般的抚手笑道，语气里净是恶意。

“什么酷刑？”紫臣不解的问。她只知道星衍要是找不着所有人画的彩蛋，或是彩蛋被弄破了，他的任务就算是失败。

清扬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不过只要不是我遭殃，怎样都好玩。”

紫臣望着他顽皮的神态笑了，忽然觉得幸福就在垂手可及之处。

“孩子气。”她取笑道。

清扬只是挑了下眉，加重搂紧她的力道，“孩子气、正经、严肃、阴狠、柔情、狂放，我还有哪一面没让你看清的啊？”

紫臣眸子转了转，微微一笑，“出糗。”

清扬显然对她的回答没什么心理准备，呆愣的样子让紫臣得意的笑出声。“看不到你出糗的窘态，看看你的呆样也值回票价。”

“你……”清扬摇首一叹，笑望紫臣灿烂如琉璃的笑靥，不禁伸手轻抚她的唇角，想将她的笑容镌上心版。

两人视线交缠，闭上眼正要接吻时，一声轻咳打扰了他们。

“不好意思，由于你们俩并不是站在榭寄生之下，所以你们在公众场合亲吻时，请先顾虑一下会不会碍到别人的眼。”绯羽站在不远的地方，笑望着两人因为她这么一说而起的“监介”。

“当然，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容我和内子消失一会儿，去带其他人来看看这难得一见的亲吻实地演练，你们可以继续。”力勤笑容可掬的接话，没有意外的看见两人脸上浮现的红晕，这下他更得意的说：“咦？我看你们俩脸色不太对劲，要不要到地下室，我替你们检查一下？”

“老大。”清扬咬牙切齿的瞪着力勤，心想他一定是在报复当年他们设计他和绯羽的事。

“嗯？”力勤和善的询问，眼底的笑意明显可见。

“好了。”绯羽拉拉丈夫的手，“能看到清扬难得一见的焦躁也够了，我们不打扰你们，你们只要当我们两个是隐形人就行，继续继续。”

绯羽这招更绝，她都这么说了，他们怎么还能继续？

清扬叹口气，俯首凝望已经笑到全身颤抖的紫臣，跟着也露出笑容。

“主菜吃不到，先来点小菜吧！”说完，他心有未甘的吻了紫臣的额头。

力勤和绯羽互视，交换一个恶作剧成功的笑容。

“喂，快进来。”清逸突然冒出来要他们进屋。

四人对望一眼，知道好戏要上演，纷纷进屋找个好位子准备看好戏。

未几，屋内传来星衍惨绝人寰的惨叫声。

冷紫峻望着眼前的公寓，拿下墨镜的脸上有着一双深思的眼眸，面无表情的拟视着公寓的某一层楼。

他专注的心思让倏地停在公寓前的黑色法拉利吸引住。

清扬停好车子，准备上楼帮紫臣拿上次搬家时忘了的画具，经过门口时警觉地望了眼紫峻，紫峻也回望他一眼，彼此并没有交谈。

等清扬拿了画具下楼之后，紫峻瞄了他手中的画具一眼，有些迟疑的说道：“请问……”

清扬停下脚步回头望着紫峻，以眼神询问他。

“你手上拿的是画日本画的画具吧？”紫峻轻声询问。

清扬眸中闪过一道光芒，打量紫峻良久，心猛一紧缩，但他却笑道：“你是紫臣的哥哥吧？”

紫峻讶异的睁大双眼，还没开口回答，清扬就指指法拉利，“上车吧，紫臣搬家了。”

紫峻愣了愣，才跟着他上车。

不一会儿，他们便回到风人院。

清扬将车子停在车库，便急忙下车，丢下紫峻一个人。

紫峻见清扬如此，当下皱了皱眉，但仍跟着他下车，顺道将他遗忘的画具拿下车。

紫臣坐在回廊的椅上望着天空出神，连清扬来到身边也无所觉。

“紫臣，你怎么出来了？”清扬略带责备的声音在她身边响起，同时一股温暖笼上她的肩。

紫臣回过神看见心上人，不禁露出一朵笑容，“屋里闷闷的，我想出来透透气。”

“别忘了你的感冒还没好，出来透气怎能连件外套都不披呢？”他在乍见紫峻时那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在见着紫臣后才舒缓。

紫臣那双冰绿色的眼眸满是柔柔的笑意，“我等你来为我披上外套啊！”

“你呀，真拿你没办法。”清扬宠溺的点点她的鼻。

复活节那天紫臣玩得开心，但代价是原本已经好了很多的感冒再次加重，结果她躺了两天才可以下床。

紫臣但笑不语，但她唇边的笑容却是紫峻有记忆以来见过妹妹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清扬终于想起紫峻的存在。“对了，你有访客，是我刚刚去替你拿画具时遇到的。”

“访客？”紫臣的眉心蹙起，望向清扬手指的方向，迅速武装起的冷颜因见到紫峻而松懈。“哥？！”

紫峻踏上回廊，凝睇妹妹的脸，点点头。“看来你在这儿会比回去开心。”

闻言，紫臣心一恸，不禁红了眼眶。紫峻在她眼中一直是个真正的亲人，虽然他并没有很多时间陪她。

清扬来回观望他们兄妹两人，过了半晌力道：“进去谈吧，里头比较温暖。”

“我从报纸上得知你的消息就马上赶回台湾，没想到是爸妈他们为了让你自动回来所发布的消息。”紫峻一落坐不禁对这屋子的设计感到惊奇，外表看来没那么宽敞，但一进屋才感受到它真正的宽度。

“洪涛告诉过我。”紫臣因为感冒的关系，声音十分低沉，并带有浓浓的鼻音。

“他来找过你？”冷紫峻讶然低问，不待妹妹回答，他又指指厨房的方向，“对了，他是谁？”

紫臣眸里浮现一股赧然，苍白的颊上出现两抹红晕，“他是我的上司，风清扬。”

“风清扬？”紫峻对于风屋家族的盛名可是一清二楚。“你和他的关系不仅止于如此吧？你知道他是风屋家族的一分子吗？”

紫臣点点头，“我是到后来才知道的。”

“你说洪涛曾来找过你？”紫峻偏头望着妹妹，觉得以往环绕在她四周的冷寂孤独不再，现在的她或许是她真正的样子，他不禁多看了厨房的方向两眼。

“我和清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紫臣没有多做考虑就说出来。“至于洪涛，我相信你应该了解，我们根本就不合适，我也没有顺从爷爷的意思嫁给他的打算。”

言下之意，假如紫峻是来做说客的，不必多费唇舌。

“他知道你的处境吗？”紫峻不是不能够接受清扬当他的妹夫，而是不相信清扬有跟紫臣共同面对他那一家人的决心。

紫臣沉默了，她没有告诉他，也不知道清扬是否知晓。他们之间的阻碍不是彼此，而是她的家人。那一群她下过很多次决心要脱离，却又渴望他们关爱的家人。

紫峻见她不语，便知道她没说。“纵使你是冷家最不想承认的一员，但你仍是冷家的一分子。”

“我多希望我不是。”紫臣呢喃道。

紫峻眯了眯眼，他无法改变父母的想法，所能做的只有对紫臣好一点，让她不致因为父母的疏离而感到寂寞，可惜他能做的也有限。

毕竟，在冷家仍是爷爷和爸妈说的话最大声，任谁也许逆不了。

他没有紫臣那种以各种行径来争取他们注意的勇气，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妹妹受苦。

“不好意思，粗茶。”清扬端了三杯冒着烟的红茶出来，放在他们面前。

紫臣则瞪着清扬藏起来的右手，迅速拉过他的手一看，立刻大惊失色。

“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自己的手弄成这样？”她的眸子里蓄满心疼的泪雾，忙不迭的吹着他被热水烫伤的手。

清扬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不知道煮个红茶也这么难。”

“笨蛋！”紫臣噙着泪骂着，转身找出医药箱，赶忙为他上药。

见紫臣为他难过的样子，清扬的心像被绞紧般痛得说不出话来。

此时，他终于明了，就是紫臣了！他这辈子要的就是她，不必再迟疑，不必再观察，也不必怀疑自己只是一时的迷惑。

他笑着安慰道：“别哭，会丑兮兮的，到时候就没人要你了。”

“笨蛋，全天下就你最笨了，不会煮红茶还逞强去煮。”紫臣气急败坏的骂着，完全无视于紫峻惊异的眼神，和清扬宠爱的神情。

“别包扎，只要拿块沾了药的湿药布覆在上头便行，要让伤口透气的。”清扬含笑的指示。“嘿！食指只不过烫了一下起水泡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别哭得像我已经死了一样，好不好？”他拂去紫臣眼角的泪珠，打趣道。

“你还说！”紫臣厉声道，清扬连忙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不说，不说，你最大。”看紫臣这模样，清扬唇边的笑意未减反增。

紫峻看着他们一来一往的样子，忍俊不住的笑出声。

紫臣这才发觉原来她哥哥还在，但她只是轻叹口气，任由哥哥取笑。因为她对清扬的感觉是真的，她试着淡化过，却只得到更深更浓的情感，面对清扬的响应，她不愿意在任何人、任何场合隐藏起她对他的这份情。

紫峻看到了妹妹眸里的坚持，微牵动下唇角，再看向她身边的清扬，“你是真心爱我妹妹吗？”

清扬镇定的朝他一笑，“你说呢？”

紫峻注视他良久，才笑道：“我相信你。”

清扬握着她的手紧了，但面对紫峻时，仍是平素那个自信满满的笑容。

“那么，你有要面对我们家人的心理准备吗？”紫峻不放松的追问。

这个问题清扬思忖良久后，才缓道：“有没有我不敢确定，但是对于紫臣，我是绝对不会放手。”

清扬如无垠黑夜般的深邃眸子直盯着紫峻，眼里满是正经严肃，没有笑意，充分表明他对紫臣的心意。

“好，我这关你算是通过了，但是我父母亲和爷爷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加上紫臣还有一个内定的未婚夫，我祝你们好运。”他伸手拍拍两人的肩膀，“我在台湾等你们。”

说完，他起身离开，拒绝了清扬的好意送客。

该来的，总是要来。紫臣轻咬下唇，本来不想在她和清扬的感情才有进展时就搬出这个问题，现在让紫峻提起，看来不说不行了。

她偷觑身旁陷入沉思的清扬一眼，落下的发丝遮住了他的神情，让她猜不透他现在在想些什么。

她想开口，又不敢开口，几番折腾下来，就在鼓足勇气要开口时，清扬伸手拨了拨头发。

“紫臣。”他轻唤着。

“嗯？”紫臣有些忐忑不安的响应。

“刚刚在你公寓楼下看见你哥哥时，我有种你就要离我远去的感觉。”

“呃？”紫臣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愣愣的看着他，任由他的眼望进她的眸子，他的手轻抚着她的脸。

“然后我才明白，我爱你爱得比我想象中还要深。”他爱恋的眸光在她脸上游移，接着一个漾着浓郁爱意的笑容在他脸上展开。“我爱你，我的紫臣。”

紫臣眨眨眼，似乎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以为这句话要很久以后才能听到，因为她和他之间的一切都不够稳固，了解彼此心意已算是垮了一大步。

除此之外，他们都还在适应彼此，都还在为了对方而调整自己独行的步伐，但此刻他却说爱她……她真是没想到。

但她露出个含泪感动的笑容，伸手抱住清扬，“我也爱你。”

闻言，清扬将脸埋进她的颈窝吸嗅着她身上的馨香。

“紫臣……”清扬没有一刻觉得自己的心像此刻这样的完整，他轻声唤着心爱之人的名，声音如轻暖和风拂进紫臣的心房。

她安然的躲在他的怀里，好似这样便可以避开一切风风雨雨。

“紫臣。”不知过了多久，清扬的声音才再次响起。

“嗯？”她舒适的蜷在他怀里，不想移动。

“我们去台湾一趟吧。”他的话让紫臣睁眼，抬首看着他。

“你说什么？”冰绿色的眸子满是讶愕。

“我们去台湾一趟吧！”清扬的手插入她的发中，笑道。

“可是……”紫臣犹豫着。

“美女婿总要看公婆的。”清扬调侃道。“而且，把你未婚夫摆在那儿也不太好，不是吗？”

“可是……”紫臣不晓得该怎么说出内心的感受，她不要清扬去面对那个遗弃她的家，她畏惧的不愿再尝试。“我的家人……”她不知如何启口。

“我都知道，你面对的一切我都明了。”清扬接口道，唇边的笑容不变。“我要让你的家人知道，我爱的紫臣是个多么可人、多么完美的女人。”

“不，我们这样不就好了？不要去理他们好不好？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面对？我试过无数次，我……”

“紫臣。”清扬扶住她摇得快掉了的头。“紫臣，听我说，我不要你一辈子心里都有这个阴影，它影响你太深太深，我不愿它再影响你我的未来。”

紫臣心中塞满了不安，但当她迎上清扬坚定的眼神，她只有点点头，无奈的答允，“如果你坚持的话。”

清扬的响应是给她一个足以消弭她内心不安的吻。

台湾台北

时序虽进入四月，但台湾的天气已经很热。

清扬热得连领带都不想打，真想把西装外套脱掉拎在手上。

“叫你穿薄一点的衣服你偏不听。”紫臣娇笑道。

清扬没好气的睨了她一眼，“我怎么知道才四月台湾就热得像暖炉一样。”

他甩甩头，将原本一丝不苟的发型摇散了，他取下无框眼镜，同紫臣一样戴上墨镜。“我们这样像不像黑道人物？”

“不像。”紫臣将头发盘成一个发髻，身穿一袭亚麻质料的连身洋装，无袖贴身的剪裁衬托出她姣好的身材。“司机，这儿下车，谢谢。”

一直在偷听两人谈话的司机这才回过神，连忙停下车。“两千元，谢谢。”

清扬付了帐，提着他 and 紫臣的行李下车。

他抬头打量矗立在眼前的豪宅。“五千万美金有吧！”

“你在说什么？”紫臣帮他打好领带，然后再看看身着米白色西装的清扬，紧捉着他肩膀的指关节几乎泛白，久久，她才拉着他朝大门走去。“嗯，我们走吧！”

“我说你家少说也要五千万美金。”清扬不知道房子是用来住的还是用来炫耀的，一进到这样的屋子他全身的寒毛都会竖起。

“我向来就不喜欢这幢房子。”紫臣冷冷的说，愈接近冷家她就愈紧张。

清扬握住她的手，朝她露出一个暖阳般的笑容，减低紫臣不少的紧张情绪。

她回他一个笑容，深吸口气然后伸手按门铃。

不久，出现一个老人前来开门，一见紫臣和清扬，立刻朝她行个礼，恭声唤道：“紫臣小姐。”

紫臣冷漠高傲的轻点下头，“老爷呢？”

“老太爷、老爷和太太、少爷、小姐都在厅里。”老人恭敬的说。

紫臣听完便拉着清扬一起进屋，她的双唇抿得紧紧的，清扬在走进客厅前突然停下脚步。

她也顿住脚步，一脸疑惑的望着他，“怎么停下来了呢？”

清扬俯首轻吻她唇角紧张线条，唇上沾上些许她的唇膏，紫臣愕然的睁大眼，连墨镜都快掉下来。

“别紧张，有我在。”清扬自在开朗的朝她眨眨眼，舔掉唇上的唇膏，让紫臣紧绷的脸上多了一抹红赧。“你紧张我也会跟着紧张的。”

“对不起，只要一走进这幢房子，我就会想抽烟。”紫臣也意识到自己过于失常，连忙露出个笑容。

“对，就是要保持笑容。”清扬捏捏她水嫩的粉颊，取下她的墨镜，满是爱意的望着她。

“瞧，我的紫臣多美啊！”

紫臣深吸口气，伸手抱住他，想从他身上汲取一些勇气。清扬合上眼，反手抱住她，安定她惶惑的心。

不知过了多久，紫臣才重新抬首，对上清扬的眸子，嘴角缓缓漾起一抹笑容。

“好了？”清扬含笑柔问。

“进去吧。”说完，紫臣便拉着他走进客厅。

布置得金碧辉煌的客厅，厚重的紫红色色调，即使有窗户仍是沉重得教人喘不过气，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座椅上坐着冷宇及冷明新夫妇和冷紫峻、冷紫薇。

摆开的阵仗活像是包公审人犯。

冷宇威严的望着走在紫臣身边的清扬，他看来从容，完全没有一般初入客厅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窘态，轩昂的气势并未因他的打量而失却。冷宇打量的目光从清扬身上转移到他和紫臣交握的手上，再回到清扬唇际的笑容，不得不承认紫臣的确有眼光，这男人绝非池中物。

冷明新和冷黄莉则是迅速看了紫臣和清扬一眼，并没有说话。

而紫薇不敢相信紫臣的好运，她竟然三番四次受到命运的眷顾，先是爷爷替她安排的名律师，现在又是一个超级帅哥拜倒她的裙下。紫薇不禁怨恨的瞪着紫臣，为什么她就没有这种好运？

“爷爷、爸、妈、大哥，我回来了。”紫臣出声打破沉默。

冷宇点点头，“知道回来了，嗯？去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准备跟洪涛结婚，这个新闻不能再闹下去了。”

“爷爷，紫臣是回来解除婚约的。”紫臣握紧清扬的手，语气坚定的说。

“哦？”冷宇看来一点也不讶异。其实他单从紫峻那儿听闻，他也明白自己决定下得错误，但他得确定清扬是否真能带给紫臣快乐和幸福。“洪涛有什么地方不好吗？”

“我不爱他。我爱的是他。”她将一直没说话的清扬推到身前。“风清扬，美国华侨，律师。”

“爷爷您好。”清扬露出礼貌性的笑容。

“谁准你叫我爷爷的？”冷宇蹙眉，不给面子的回绝清扬的亲好之意。

“紫臣的爷爷就是我的爷爷，除非有一天紫臣不认您做爷爷，否则，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叫您一声爷爷的。”清扬语气从容地回道。

闻言，冷宇微挑一眉，“律师都是伶牙俐齿，我如何知道你是真心爱紫臣而非看中她背后的冷家呢？”

他的话让紫臣讶然，她从不知道爷爷会有这一面，她一直以为爷爷根本就打从心底厌恶她，才会将她丢给洪涛。可是一个极度厌恶她的爷爷可能这样问吗？他问的是清扬是否真心爱她，而不是直截了当的说清扬娶了她是得不到冷家一丝利益的。

清扬盯着冷宇老谋深算的眼，微微一笑，“请恕清扬无礼，我不懂我娶了紫臣，冷家可以给我什么好处？毕竟，你们不是很想将紫臣赶出冷家吗？你们不是视她为冷家的叛徒吗？怎么现在我要娶紫臣竟然可以得到你们这么大的关注？”

清扬一席话，教冷宇和冷明新夫妇立时变了脸。

“风清扬，你这是什么意思？”冷明新面子挂不住的起身怒斥。

“难道伯父看不出来，我是在表达内心最忠实的疑问吗？”清扬露出一个天使般的笑脸，但眸里的笑意却是讽刺的。

“紫臣，如果你是找他回来教训我们的，大可不必。”冷黄莉也起身指责道。

紫臣看见母亲眸里的厌恶，冷声道：“母亲，这是您教我的。小时候您不是常在客人面前说：‘我的二女儿没什么用处，所以送去寄宿学校让她磨练一下性格。’的吗？”

见冷黄莉脸色大变，紫臣心底泛起一阵悲哀，当初为何要答应清扬回来？他们不要去理这些事不就好了？她何必要回来面对这些？

“母亲，您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呢？”

冰绿色的眼眸直视冷黄莉，看得冷黄莉气势全消，她永远记得在看见紫臣眼睛时的惊恐，紫臣不是她女儿，她不是！

“冷紫臣，你别太过分！”紫薇见母亲的模样，连忙起身扶她坐下，怒吼道：“你根本就不是冷家的一分子，冷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先是种种行径令冷家蒙羞，再来是闹出逃婚的新闻，现在又带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骗徒的人来我们家，你到底要把我们家弄成怎样你才甘心？”

紫臣全身一震，握紧拳头不想因紫薇伤人的话而显出她的脆弱。

清扬连忙将她揽入怀里，提供她一个港靠。紫臣紧攀着清扬，不停的颤抖着。

他极其轻柔的拍拍她的背，转向紫薇的眸光却变得危险难测，原本有礼的仪态变成冷漠而阴惊，看得紫薇双腿一软，跌坐在身后的椅中。

“道歉。”清扬低沉的命令着，语气里的寒意让紫薇完全无法控制的颤抖着。

“对……对不起……姊姊……对不起……”紫薇几乎是用哭的说出歉意。

“紫峻，带紫薇上楼去。”冷明新看得出清扬不是好惹的，遂命儿子带出言不逊的紫薇回房。

紫峻扶起紫薇正要往楼梯走去，就被冷宇唤住，“慢着。”

“爷爷？”

“爸？”

冷宇起身走到紫薇面前，看着孙女满是泪痕的小脸，轻叹一声，“紫薇，你一向那么乖巧，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呢？”他没想到看着长大的孙女竟然吐出这么伤人的话。

“爷爷，我有说错吗？她根本就不是冷家人，我没有姊姊，只有哥哥。”紫薇忿忿不平的瞪着清扬怀里的紫臣，但一见清扬回瞪马上收回视线。

“紫薇。”紫峻放开扶着妹妹的手，目光带着责的望着她，“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没说错，为什么哥哥你也袒护她？”紫薇语气激动的说，但下一刻，“啪”的一声，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冷宇放下已举起但还没打下去的手，冷黄莉不敢相信乖巧的儿子会出手打人，而且打的还是自己的妹妹。

“紫薇，你从小过得像公主般的生活，你可知你姊姊她过的是什么生活吗？”紫峻痛心的说。

紫薇捂着脸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紫峻。

“你姊从小就在寄宿学校念书，没有尝到一丝亲情，只因为她的眼睛跟我们不一样。但你看看她，除了眼睛外，哪一个地方不跟你神似？你竟然说得出你没有姊姊这种话，假若是如此，我也只有紫臣一个妹妹，没有你这个说话刻薄的妹妹。”紫峻望着紫薇受伤的表情，“现在你明白你的话有多伤人吧？”

紫峻这番话听得紫臣不禁讶然，她没想到只会在私底下对她和善的哥哥，竟然会公开护卫她，她的心流过一道暖流。

紫薇望着大哥，再望望清扬和紫臣，畏怯的寻找母亲的安慰。

冷黄莉拥紧女儿，抬头看向儿子，“紫峻，她是你妹妹。”

“妈，紫臣也是我妹妹，为什么你就不能待紫臣像待紫薇这样呢？”

儿子的话令冷黄莉哑口无言，她向来就没想过自己有两个女儿，她根本当自己只有一个女儿，每次一见到紫臣，她就想避开，不想接近她。

说什么母女连心，她和紫臣根本连不了心。

清扬拍拍紫臣的背，低声道：“没想到你哥哥这么敢于表明自己的立场。”

紫臣淡然一笑，“我也没想到爷爷原来是疼我的。”

“你不为这场闹剧表一有一下意见吗？”清扬鼓励道。如果紫臣愿意，就算她跟冷家完全脱离关系，他也会支持。

紫臣环视所有人，心中下了决定，她离开清扬的怀抱。

“哥，算了，有你为我说话我已经心满意足。”她上前回紫峻拥抱了，然后转身看向冷宇，笑道：“爷爷，到今天我才知道，您管我是为我好，您是疼我的。”

冷宇一愣，紫臣的棱角全收了起来。他笑了笑，一脸安慰的说：“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他以为紫臣这辈子都会让仇恨蒙蔽双眼，而看不清还是有人关心她。

“但是爷爷，我希望您能取消和洪涛的交易，我还没有差到要您替我物色结婚对象的地步。”紫臣上前抱住冷宇，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爷爷，您保重。”

然后，她转身和清扬一道离开。

“紫臣。”紫峻和冷宇同时唤住她。

紫臣回过头，洒脱的笑道：“我下次开画展时会请你们到场的。”

“紫臣。”清扬低唤。

紫臣知道他要问什么。“我不后悔，至少还有哥哥和爷爷关心我，我已经很高兴了。至于我的父母……我已经看透了。”

“哦？”清扬拂着她的发丝，跟着她走向车库，开出那辆红色法拉利。

“是的。”紫臣含泪的眸子在光线照耀下显得动人。“在我看见他们的样子之后，我发现我所做的一切很蠢，你能要求一个讨厌你至深的人爱你吗？不能，对不对？”

“不。”清扬否认她的话，“虽然你的行为看起来是挺蠢的，但至少你试过，不是吗？在你将来回想到这段日子时，你不会后悔，因为在你尝试之后，结果仍是如此，那就不是你的原因。而且，假如你没回来，说不定还不知道你爷爷原来这么关心你呢！”说着他露出一个笑容，“何况，我觉得不管你父母是讨厌你或是喜爱你，至少他们已经将你记进他们的脑子。”

“嘎？”紫臣不解的看着他。

“在冷家这个园内，永远还有一块空白，这块空白名为冷紫臣，不是吗？以后他们在想起冷家的时候一定会想起你。憎厌这种情绪跟爱一样，都是十分强烈且不容易忘怀的情感。所以，你至少已做到他们不会将你忘记这个地步。”

紫臣一听，不知该笑还是该哭。“我都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看事情。”

清扬心疼的搂住她，吻去她眼角的泪。“当然，这种话只有我说得出来。”

紫臣翻翻白眼，他还不是普通的自大。她笑着发动车子，心情不再如以往那般阴霾，反而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清扬盯着她熟练的转动方向盘，突然冒出一句，“从今以后，有我疼你。”

“从今以后？永远吗？”紫臣那双冰绿色瞳眸掠过一抹淘气的笑意。

清扬邪邪地勾出一个迷人的笑容，许下他的承诺，“永远。”

红色法拉利绝尘而去，驶向一个不再是黑暗孤独的未来。

谨订于四月十八日，于台湾 美术馆举行日本画画家冷紫臣个人画展。

风清扬

“这次冷紫臣的画展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以往只戴墨镜示人的它，今天竟然摘下墨镜，露出她那灵秀的容颜和那双美丽的冰绿色瞳眸。她更是一反以往冷酷的作风，巧笑嫣然的站在画面前接受各方的拍照，而陪伴在她身边的男人，据说是美国风屋家族中的老三，风清扬。”

会场内，除了真正赏画的人之外，也有特地前来凑热闹和一窥冷紫臣庐山真面目的人。

“那他们的关系是？”另一个人一听朋友这么说，所有的兴致全来了。

“听说是未婚夫妻。”

“很登对嘛！”

“这还用说吗？”

当紫峻和冷宇一踏入会场之时，听到的就是这样的窃窃私语。

“紫峻。”冷宇低唤着。

“嗯？”从紫峻含笑的表情，他已经知道爷爷要说什么了。

“我们别打扰紫臣他们。”

“好的，爷爷。”紫峻扶着冷宇一幅又一幅的观赏那些景致淡雅的风景画。

不过风景画只有二十幅，其他全是人物画，有小孩，有大人，有男有女，足见紫臣描绘人物的功力不比风景差。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五幅约一百多公分，命名为“追云情事”的画作，五幅画里的模特儿都是同一个人，但是不同的神态却教人几乎认不出是同一个人，牢牢的吸引住所有人的目

光，但可惜的是这五幅画皆标示为非卖品。

“看到自己的画成为众人注目焦点的滋味如何呀？”星衍站在“追云情事”面前问着身旁的清扬。

“那种感觉除非亲身体验，否则旁人是无法了解的。”清扬望着穿梭在人群中的紫臣，深情的眸光追随着她的身影。

紫臣不时回头看着清扬，最后跟身边的人说了几句话便回到未婚夫身边。

“怎么了？”

清扬摇摇头，“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将‘蓝’放在这些画中间。”

当他看见紫臣竟然将“蓝”摆在一进会场便可看到的显眼位置时，心中十分不解。

“它陪伴过我很多的岁月，是一个回忆，而且我很喜欢这幅画……”紫臣陡地住口，突然想起刚刚清扬准确无误的喊出“蓝”的名字，而她根本没告诉过他那幅画的名字。“清扬，你怎么会知道那幅画叫‘蓝’？”

“呃……”清扬登时说不出话来，在心底直喊糟。

“清扬？”紫臣疑惑的望着他。

“那是他自己画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名字？”力勤替犹豫的清扬回答。

“老大！”清扬狠瞪他大哥一眼，再转向紫臣时已是赔笑。“紫臣……”

紫臣怔愣的盯着他。“你是校长说的那个送画给他的小混混？”

她是知道清扬曾在黑道混过一阵子，但是从未将他与“蓝”联想在一起。

清扬硬着头皮点头。

“你怎么不告诉我？”紫臣开心地挽着他的手臂，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

“没什么好说的，而且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清扬拍拍她的手说。

“等画展结束，我要听哦！”紫臣半是撒娇，半是威胁的要求。

“好。”清扬宠溺的应允。

“清扬，你不觉得你太宠紫臣了吗？她这么一要求，你的答案除了好，我没听过其他的回答。”星衍取笑道。

“笑话，老婆就是用来疼的，难不成要对她拳脚相向，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吗？”清扬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行为过火。

“那你们俩怎么还不结婚？”星衍不解的问。真不晓得他们两个订婚是订好玩的，还是打算订婚就好，打从去年底他们订婚后，就一点要结婚的消息也没有。

“我们哪敢在宋S I R您之前结婚啊！”紫臣露出一个天使般纯真的笑容，语气却满是嘲讽。

星衍心一震，想起前些日子办案的事，继而露出个笑容掩饰道：“我没有对象，你要介绍啊？”

紫臣想了下，“你这么完美，我想不到有什么人可以配你耶！”

“这就对了，所以别白费心思要我结婚了。”星衍瘫摊手，一副“不是他不想，而是没有合适的人”的模样。

清扬和紫臣因听不下去而远离他，只留下力勤和他作伴。

“怎么他们人都走了？”星衍莫名其妙的问着力勤。

力勤温和的笑了笑，“他们因为听了某人的话，胃突然不舒服。放心，去趟厕所就好了。”

闻言，星衍忍不住大笑出声，一点也不以为忤。

力勤眼角瞄到两个熟悉的人影，立刻走到清扬身边跟他低声说话。

清扬连忙抬头找寻那两个人的踪影，笑容里大有松口气的意味。“他们果然来了。”

“带紫臣去找他们吧。”力勤拍拍他的肩道。

清扬颌首，拉了紫臣就往那对祖孙走去。

“做什么这么急？”

“爷爷，紫峻。”清扬一唤出声，紫臣的脚步不由得缓了许多。

冷宇和紫峻一听到清扬的叫声便下意识的回头，看到他们俩时想再转头已经来不及。

紫臣见他们的样子反倒是主动上前。“爷爷，大哥，你们来了。”

“嗯，我们来了。”冷宇欣慰的望着孙女，这一年来紫臣开朗了不少，笑容已成了她的注册商标。“你的画不知一幅开价多少？”

紫臣眯起眼笑了，一点芥蒂也没有的上前扶住冷宇的手，“爷爷要的话，当然是免费奉赠，而能给爷爷的一定是无价。”

她的话让冷宇、紫峻和清扬都笑出声。

他们的笑声引来几个眼尖的记者，他们立刻一拥而上，问道：“冷宇先生，请问您今日前来是？”

冷宇看看紫臣和紫峻，再看看清扬，笑道：“我今天跟我孙子来看我孙女和孙女婿，顺道来看看她的画展。”
